

讀史兵略

讀史兵略卷四十二

益陽胡林翼纂

通鑑

光化元年 顧全武攻蘇州城中及援兵食皆盡九月甲申淮南所署蘇州刺史臺濛棄城走援兵亦遁全武克蘇州追敗周本等於望亭獨秦裴守崑山不下全武帥萬餘人攻之裴屢出戰使病者被甲執矛壯者彀弓弩全武每爲之卻胡氏曰見其遠故爲之卻全武檄裴令降全武嘗爲僧裴封函納款全武喜召諸將發函乃佛經一卷全武大慙曰裴不憂死何暇戲予益兵攻城引水灌之城壞食盡裴乃降錢鏐設千人饌以待之乃出羸兵不滿百人鏐怒曰單弱如此何敢久爲旅拒對曰裴義不負楊公今力屈而降耳非心降也鏐善其言顧全武亦勸鏐宥之

鏐從之時人稱全武長者

胡氏曰顧全武甚識而度所以能佐錢鏐保據一方按望亭在長洲縣北

四十五里崑山在其東七十里

李克用遣其將李嗣昭周德威將步騎二萬出青山將復山東

三州

胡氏曰山東三州邢洛磁也是年五月葛從周取之

進攻邢州葛從周出戰大破之

嗣昭等引兵退入青山從周追之將扼其歸路步兵自潰嗣昭

不能制會橫衝都將李嗣源以所部兵至謂嗣昭曰吾輩亦去

則勢不可支矣我試爲公擊之嗣昭曰善我請從公後嗣源乃

解鞍厲鉞乘高布陳左右指畫邢人莫之測嗣源直前奮擊嗣

昭繼之從周乃退

青山在邢臺縣

十二月昭義節度使薛志勤卒李克用之平王行瑜也李罕之

求邪甯於克用克用曰行瑜恃功邀君故吾與公討而誅之昨

破賊之日吾首奏趣蘇文建赴鎮今纔達天聽遽復二三朝野

之論必喧然謂吾輩復如行瑜所爲也吾與公情如同體固無
所愛俟還鎮當更爲公論功賞耳罕之不悅而退私於蓋寓曰
罕之自河陽失守依託大庇歲月已深比來衰老倦於軍旅若
蒙吾王與太傅哀憫賜一小鎮使數年之間休兵養疾然後歸
老閭閻幸矣寓爲之言克用不應每藩鎮缺議不及罕之罕之
甚鬱鬱寓恐其有他志亟爲之言克用曰吾於罕之豈愛一鎮
但罕之鷹也飢則爲用飽則背飛及志勤卒旬日無帥罕之擅
引澤州兵夜入潞州據之以狀白克用曰薛鐵山死州民無主
慮不逞者爲變故罕之專命鎮撫取王裁旨克用怒遣人讓之
罕之遂遣其子請降於朱全忠執河東將馬漑等及沁州刺史
傅瑤送汴州克用遣李嗣昭將兵討之胡氏曰自此李克用不
能與朱全忠爭邢洺磁
而爭澤
路矣嗣昭先取澤州收罕之家屬送晉陽胡氏曰先取澤州
既掩李罕之不備

且存其家史言李嗣昭用兵有方略澤州北至潞州一百六十五里

二年 劉仁恭發幽滄等十二州兵十萬欲兼河朔攻貝州拔之城中萬餘戶盡屠之投尸清水由是諸城各堅守不下仁恭進攻魏州營於城北魏博節度使羅紹威求救於朱全忠三月朱全忠遣其將李思安張存敬將兵救魏博屯於內黃癸卯全忠以中軍軍於滑州劉仁恭謂其子守文曰汝勇十倍於思安當先虜鼠輩後擒紹威耳乃遣守文及其妹壻單可及將精兵五萬擊思安於內黃丁未思安使其將袁象先伏兵於清水之右思安逆戰於繁陽陽不勝而卻守文逐之及內黃之北思安勒兵還戰伏兵發夾擊之幽州兵大敗斬可及殺獲三萬人守文僅以身免可及幽州驍將號單無敵燕軍失之喪氣胡氏口輕單可及而有木瓜澗之敗劉仁恭輕李思安而單可及喪元是以用兵者戒於輕敵時葛從周自邢州

將精騎入百已入魏州戊申仁恭攻上水關館陶門從周與宣
義牙將賀德倫出戰顧門者曰前有大敵不可返顧命闔其扉
從周等殊死戰仁恭復大敗擒其將薛奕厥王郇郎明日汴魏
乘勝合兵擊仁恭破其入寨仁恭父子燒營而遁汴魏之人長
驅追之至臨清擁其眾入永濟渠殺溺不可勝紀鎮人亦出兵
邀擊於東境自魏至滄五百里開置尸相枕仁恭自是不振而
全忠益橫矣葛從周乘破幽州之勢自土門攻河東拔承天軍
別將氏叔琮自馬嶺入拔遼州樂平進軍榆次李克用遣內牙
軍副周德威擊之叔琮有驍將陳章號陳夜叉爲前鋒請於叔
琮曰河東所恃者周楊五胡氏曰周德威小字楊五請擒之求一州爲賞克
用聞之以戒德威德威曰彼大言耳戰於洞渦德威徵服往挑
戰謂其屬曰汝見陳夜叉卽走章果逐之德威奮鐵槌擊之墜

馬生擒以獻因擊叔琮大破之斬首三千級叔琮棄營走德威

追之出石會關又斬千餘級從周亦引還

胡氏曰十二州謂幽

澹景德也清水即清河之水按今衛河在清河東南清河即貝

州也內黃在魏州西南二百四十里清河在內黃東南清河即貝

其西北信陶門注云魏州北門永濟渠即清水在臨清西南鎮

人謂王鎔也自土門拔承天軍自井陘關出平定州也馬嶺在

太谷縣東南七十里疑迂遠黎城縣有馬踏隘北直遼州此時

全忠有潞安故得由之拔遼州也洞渦水在榆次南石會關在

北榆社

秋七月朱全忠海州戍將陳漢賓請降於楊行密淮海遊奕使

張訓以漢賓心未可知與連水防遏使廬江王綰將兵二千直

趣海州遂據其城

按訓以漢賓請降必不為備故乘其懈而奪之連水今安東縣

馬殷遣其將李唐攻道州蔡結聚羣蠻伏兵於隘以擊之大破

唐兵唐曰蠻所持者山林耳若戰平地安能敗我乃命因風燔

林火燭天地羣蠻驚遁遂拔道州擒結斬之

朱全忠召葛從周於潞州使賀德倫守之八月丙寅李嗣昭引兵至潞州城下分兵攻澤州已巳汴將劉玘棄澤州走河東兵進拔天井關以李孝璋為澤州刺史賀德倫閉城不出李嗣昭日以鐵騎環其城捕芻牧者附城三十里禾黍皆刈之乙酉德倫等棄城宵遁趣壺關胡氏曰賀德倫之兵既不得出城芻牧域外禾黍又空糧援俱絕宜其遁也河東將李存審伏兵邀擊之殺獲甚眾葛從周以援兵至聞德

倫等已敗乃還

天井關在澤州南壺關在潞安東南

淄青節度使王師範以沂密內叛

胡氏曰當是時朱全忠盡有河南一道之地王師範亦附

屬焉若沂密內叛將安歸邪又不乞師於至忠而乞師於楊行密此事當考

乞師於楊行密冬十月

行密遣海州刺史臺漾副使王綰將兵助之拔密州歸於師範將攻沂州先使覘之曰城中皆偃旗息鼓綰曰此必有備而救兵近不可擊也諸將曰密已下矣沂何能為綰不能止乃伏兵

林中以待之諸將攻沂州不克救兵至引退州兵乘之稍發伏
擊敗之密州今諸城縣按二州守臣叛王師範將歸全忠故師範乞師淮南

三年 朱全忠遣葛從周帥兗耶滑魏四鎮兵十萬擊劉仁恭

五月庚寅拔德州斬刺史傅公和己亥圍劉守文於滄州仁恭
復遣使卑辭厚禮求援於河東李克用遣周德威將五千騎出
黃澤攻邢洺以救之六月劉仁恭將幽州兵五萬救滄州營於
乾甯軍葛從周畱張存敬氏叔琮守滄州寨自將精兵逆戰於
老鴉堤大破仁恭斬首三萬級仁恭走保瓦橋秋七月李克用
復遣都指揮使李嗣昭將兵五萬攻邢洺以救仁恭敗汴軍於
內邱王鎔遣使和解幽汴會久雨朱全忠召從周還八月李嗣
昭又敗汴軍於沙門河進攻洺州乙丑朱全忠引兵救之未至
嗣昭拔洺州擒刺史朱紹宗全忠命葛從周將兵擊嗣昭九月

葛從周自鄴縣度漳水營於黃龍鎮朱全忠自將中軍三萬涉
洺水置營李嗣昭棄城走從周設伏於青山口邀擊大破之朱
全忠以王鎔與李克用交通移兵伐之下臨城踰滹沱攻鎮州
南門焚其關城全忠自至元氏鎔懼遣判官周式詣全忠請和
全忠盛怒謂式曰僕屢以書諭王公竟不之聽今兵已至此期
於無捨式曰鎮州密邇太原因於侵暴四鄰各自保莫相救恤
王公與之連和乃爲百姓故也今明公果能爲人除害則天下
誰不聽命豈惟鎮州明公爲唐桓文當崇禮義以成霸業若但
窮威武則鎮州雖小城堅食足明公雖有十萬之眾未易攻也
况王氏秉旄五代時推忠孝人欲爲之死庸可冀乎全忠笑攬
式袂延之帳中曰與公戲耳乃遣客將開封劉捍人見鎔鎔以
其子節度副使昭祚及大將子弟爲質以文綰二十萬犒軍全

忠引還以女妻昭祚成德判官張澤言於王鎔曰河東勍敵也
今雖有朱氏之援譬如火發於家安能俟遠水乎彼幽滄易定
猶附河東不若說朱公乘勝兼服之使河北諸鎮合而爲一則
可以制河東矣鎔復遣周式往說全忠全忠喜遣張存敬會魏
博兵擊劉仁恭甲寅拔瀛州冬十月丙辰拔景州執刺史劉仁
霸辛酉拔莫州充泰甯軍節度使元氏景皆今州縣名邢順德洛廣平
瀛河間莫任邱縣北皆屢見黃澤關在遼州東出山即臨城內
邱界乾甯軍今青縣老鴉堤在其東南瓦橋關在雄縣南今日
十二連橋沙門河即沙河在順德南黃龍鎮青山口皆在廣平
府漳水沿水皆在其南王鎔在正定滹沱河在其南按全忠戰
無不勝天方授梁與也切焉

靜江節度使劉士政聞馬殷悉平嶺北大懼遣副使陳可璠屯
全義嶺以備之殷遣使修好於士政可璠拒之殷遣其將秦彥
暉李瓊等將兵七千擊士政湖南軍至全義士政又遣指揮使

王建武屯秦城可瑋掠縣民耕牛以犒軍縣民怨之請爲湖南
鄉導曰此西南有小徑距秦城纔五十里僅通單騎彥暉遣李
瓊將騎六十步兵三百襲秦城中宵踰垣而入擒王建武比明
復還斬之以練造可瑋壁下示之可瑋猶未之信斬其首投壁
中桂人震恐瓊因勒兵擊之擒可瑋降其將士二千皆殺之引
兵趣桂州自秦城以南二十餘壁皆望風奔潰遂圍桂州數日
士政出降桂宜峩柳象五州皆降於湖南馬殷以李瓊爲桂州
刺史未幾表爲靜江節度使全義嶺在興安東北秦城在其西
來賓縣也柳柳州府象象州
嚴州屬容管不屬桂管也

張存敬攻定州義武節度使王郛遣後院都知兵馬使王處直
將兵數萬拒之處直請依城爲柵俟其師老而擊之孔目官梁
汝日昔幽鎮兵三十萬攻我於時我軍不滿五千一戰敗之今

存敬兵不過三萬我軍十倍於昔奈何示怯欲依城自固乎郃乃遣處直逆戰於沙河易定兵大敗死者過半餘眾擁處直奔還甲申王郃棄城奔晉陽軍中推處直爲畱後存敬進圍定州丙申朱全忠至城下處直登城呼曰本道事朝廷甚忠於公未嘗相犯何爲見攻全忠曰何故附河東對曰吾兄與晉王同時立勳封疆密邇且昏姻也修好往來乃常理耳請從此改圖全忠許之乃歸罪於梁汝而族之以謝全忠以繪帛十萬犒師全忠乃還仍爲處直表求節鉞處直處存之母弟也劉仁恭遣其子守光將兵救定州軍於易水之上全忠遣張存敬襲之殺六萬餘人由是河北諸鎮皆服於全忠先是王郃告急於河東李克用遣李嗣昭將步騎三萬下太行政懷州拔之進攻河陽河陽畱後侯言不意其至狼狽失據嗣昭壞其羊馬城

胡氏曰城外別立短

垣以屏蔽謂之羊馬城

會佑國軍將闞寶引兵救之力戰於城外河東兵

乃退

沙河在望都縣南定州在其西南易水在今安肅縣胡氏曰佑國軍今河南府東北至河南八十五里

天復元年

朱全忠既服河北欲先取河中以制河東正月己

亥召諸將謂曰王珂爲材恃太原自驕汰吾今斷長蛇之腰諸

君爲我以一繩縛之庚子遣張存敬將兵三萬自汜水度河出

含山路以襲之全忠以中軍繼其後戊申存敬至絳州晉絳不

意其至皆無守備庚戌絳州刺史陶建釗降之王子晉州刺史

張漢瑜降之全忠遣其將侯言守晉州何緡守絳州屯兵二萬

以扼河東援兵之路朝廷恐全忠西入關急賜詔和解之全忠

不從珂遣間使告急於李克用道路相繼克用以汴兵先據晉

絳兵不得進珂妻遺李克用書曰兒旦暮爲俘虜大人何忍不

救克用報曰今賊兵塞晉絳眾寡不敵進則與汝兩亡不若與

王郎舉族歸朝珂又遣李茂貞書言天子新返正詔藩鎮無得相攻同獎王室今朱公不顧詔命首興兵相加其心可見河中若亡則同華邠岐俱不自保天子神器拱手授人其勢必然矣公宜亟帥關中諸鎮兵固守潼關赴救河中僕自知不武願於公西偏授一小鎮此地請公有之關中安危國祚修短繫公此舉願審思之茂貞素無遠圖不報

胡氏曰此時李茂貞若能救河中以連河東異時鳳翔必無受圍之困按含山路今鐵嶺關也在聞喜縣東太原與大敵鄰而晉絳不加守備自取之也

二月甲寅朔河東將李嗣昭攻澤州拔之乙卯張存敬引兵發晉州己未至河中遂圍之王珂勢窮將奔京師而人心離貳會浮梁壞流澌塞河舟行甚難珂挈其族數百欲夜登舟親諭守城者皆不應牙將劉訓曰今人情擾擾若夜出涉河必爭舟紛亂一夫作難事不可知不若且送款存敬徐圖向背珂從之

戊珂植白幡於城隅遣使以牌印請降於存敬存敬請開城珂
曰吾於朱公有家世事分請公退舍俟朱公至吾自以城授之
存敬從之且使走白全忠乙丑全忠至洛陽聞之喜馳往赴之
戊辰至虞鄉先哭於重榮之墓盡哀河中人皆悅珂欲面縛牽
羊出迎全忠遽使止之曰太師舅之恩何可忘若郎君如此使
僕異日何以見舅於九泉乃以常禮出迎握手歔歔聯轡入城
全忠表張存敬爲護國軍畱後王珂舉族遷於大梁其後全忠
遣珂入朝遣人殺之於華州全忠聞張夫人疾亟遽自河中東
歸李克用遣使以重幣請修好於全忠全忠雖遣使報而忿其
書辭蹇傲決欲攻之

按克用既激變罕之而失澤潞又不援王珂而失河中剛而無謀智出全忠下矣

三月癸未朔朱全忠至大梁癸卯遣氏叔琮等將兵五萬攻李
克用入自大行魏博都將張文恭入自磁州新口葛從周以充

鄆兵會成德兵入自土門洺州刺史張歸厚入自馬嶺義武節度使王處直入自飛狐權知晉州侯言以慈隰晉絳兵入自陰地叔琮入天井關進軍昂車辛亥沁州刺史蔡訓以城降河東都將蓋璋詣侯言降卽令權知沁州壬子叔琮拔澤州李存璋棄城走叔琮進攻潞州昭義節度使孟遷降之河東屯將李審建王周將步軍一萬騎二千詣叔琮降叔琮進趣晉陽夏四月乙卯叔琮出石會關營於洞渦驛張歸厚引兵至遼州丁巳遼州刺史張鄆降別將白奉國會成德兵自井陘入己未拔承天軍與叔琮烽火相應叔琮等引兵抵晉陽城下數挑戰城中大恐李克用登城備禦不遑飲食時大雨積旬城多頽壞隨加完補河東將李嗣昭李嗣源鑿暗門夜出攻汴壘屢有殺獲李存進敗汴軍於洞渦時汴軍旣眾芻糧不給久雨士卒瘡利全忠

乃召兵還五月叔琮等自石會關歸諸道軍亦退河東將周德威李嗣昭以精騎五千躡之殺獲甚眾先是汾州刺史李瑋舉州附於汴軍克用遣其將李存審攻之三日而拔執瑋斬之氏叔琮過上黨孟遷挈族隨之南徙朱全忠遣丁會代守潞州按此北七路進軍也最北則廣昌縣北承狐口次南井陘之上門關又南則磁州之新口又西南則太谷之馬嶺又西南則武鄉之昂車嶺其西即太行道又西則雲石之陰地關石會關在榆社西河溝驛在榆次承天軍在平定州

或告楊行密云錢鏐爲盜所殺行密遣步軍都指揮使李神福等將兵取杭州兩浙將顧全武等列入寨以拒之冬十月神福與全武相拒久之神福獲杭俘使出入臥內神福謂諸將曰杭兵尙彊我師且當夜還杭俘走告全武神福命勿追暮遣麻兵先行神福爲殿使行營都尉呂師造伏兵青山下全武素輕神福出兵追之神福師造夾擊大破之斬首五千級生擒全武錢

鏐聞之驚泣曰喪我良將神福進攻臨安兩浙將秦昶帥眾三

千降之

青山鎮在臨安縣

崔允遣朱全忠書稱被密詔令全忠以兵迎車駕韓全誨聞全忠將至令李繼筠李彥弼等勒兵劫上幸鳳翔十一月戊辰朱全忠至鳳翔軍於城東李茂貞登城謂曰天子避災非臣下無禮讒人誤公至此全忠報曰韓全誨劫遷天子今來問罪迎扈還宮岐王苟不預謀何煩陳論上屢詔全忠還鎮全忠乃拜表奉辭

胡氏

曰全忠拜表奉辭若不敢逆詔指者然其意則有在矣

辛未移兵北趣邠州

胡氏曰全

忠之意

在此茂貞養子繼徽鎮邠

孤乙亥朱全忠攻邠州丁丑

靜難節度使李繼徽請降復姓名楊崇本全忠質其妻於河中令崇本仍鎮邠州全忠之西入關也韓全誨李茂貞以詔命徵兵河東茂貞仍以書求援於李克用克用遣李嗣昭將五千騎

自沁州趣晉州與汴兵戰於平陽北破之乙亥全忠發邠州戊寅次三原十二月癸未崔允至三原見全忠趣之迎駕己丑全忠遣朱友甯攻盤屋不下戊戌全忠自往督戰盤屋降屠之靜邠州也晉州平陽府也

李神福知錢鏐定不死而臨安城堅久攻不拔欲歸恐爲鏐所邀乃遣人守衛鏐祖考邱塋禁樵采又使顧全武通家信鏐遣使謝之神福於要路多張旗幟爲虛寨鏐以爲淮南兵大至遂請和神福受其犒賂而還

二年正月癸丑朱全忠復屯三原又移軍武功河東將李嗣昭周德威攻慈隰以分全忠兵勢時李茂貞不出戰全忠聞有河東兵二月戊寅朔還軍河中李嗣昭等攻慈隰下之進逼晉絳己丑全忠遣兄子友甯將兵會晉州刺史氏叔琮擊之李嗣

昭襲取絳州汴將康懷英復取之嗣昭等屯蒲縣乙未汴軍十萬營於蒲南叔琮夜帥眾斷其歸路而攻其壘破之殺獲萬餘人已亥全忠自河中赴之乙巳至晉州三月戊午氏叔琮朱友甯進攻李嗣昭周德威營時汴軍橫陳十里而河東軍不過數萬深入敵境眾心恐懼德威出戰而敗密令嗣昭以後軍前去德威尋引騎兵亦退叔琮友甯長驅乘之河東軍驚潰禽克用子廷鸞兵仗輜重委棄略盡朱全忠令叔琮友甯乘勝遂攻河東李克用聞嗣昭等敗遣李存信以親兵逆之至清源遇汴軍存信走還晉陽汴軍取慈隰汾三州辛酉汴軍圍晉陽營於晉祠攻其西門周德威李嗣昭收餘眾依西山得還城中兵未集叔琮攻城甚急每行圍褒衣博帶以示閑暇克用晝夜乘城不得寢食召諸將議保雲州李嗣昭李嗣源周德威曰兒輩在此

必能固守王勿爲此謀動搖人心李存信曰關東河北皆受制於朱溫我兵寡地蹙守此孤城彼築壘穿塹環之以積久制我我飛走無路坐待困斃耳今事勢已急不若且入北虜徐圖進取嗣昭力爭之克用不能決劉夫人言於克用曰存信北川牧羊兒耳安知遠慮王常笑王行瑜輕去其城死於人手今日反効之邪且王昔居達靼幾不自免賴朝廷多事乃得復歸今一足出城則禍變不測塞外可得至邪克用乃止居數日潰兵復集軍府浸安克用弟克甯爲忻州刺史聞汴寇至中塗復還晉陽曰此城吾死所也去將何之眾心乃定李嗣昭李嗣源數將敢死士夜入氏叔琮營斬首捕虜汴軍驚擾備禦不暇會大疫丁卯叔琮引兵還嗣昭與周德威將兵追之及石會關叔琮畱數馬及旌旗於高岡之巔嗣昭等以爲有伏兵乃引去復取慈

隰汾三州自是克用不敢與全忠爭者累年克用以使引咨幕

府曰不貲軍食何以聚眾不置兵甲何以克敵不修城池何以

扞禦利害之間請垂議度掌書記李襲吉獻議略曰國富不在

倉儲兵彊不由眾寡人歸有德神固害盈聚斂甯有盜臣苛政

有如猛虎所以鹿臺將散周武以興齊庫既焚晏嬰入賀又曰

伏以變法不若養人胡氏曰溫公讀此語感熙豐改作何如舊

貫韓建蓄財無數首事朱溫王珂變法如麻一朝降賊中山城

非不峻胡氏曰謂王郗城蔡上兵非不多胡氏曰謂秦宗權前事

甚明可以爲戒且霸國無貧主彊將無弱兵伏願大王崇德愛

人去奢省役設險固境訓兵務農定亂者選武臣制理者選文

吏錢穀有句胡氏曰句刑法有律誅賞由我則下無威福之弊

近密多正則人無譖謗之憂順天時而絕欺誣敬鬼神而禁淫

祀則不求富而國富不求安而自安外破元凶內康疲俗名高
五霸道冠八元至於率閭閻定閒架增麴蘖檢田疇開國建邦
恐未爲切克用親軍皆沙陀雜虜喜侵暴良民河東甚苦之其
子存勗以爲言克用曰此輩從吾攻戰數十年比者帑藏空虛
諸軍賣馬以自給今四方諸侯皆重賞以募士我若急之則彼
皆散去矣吾安與同保此乎胡氏曰此高歡告杜弼之說也異
邈求以養成驕軍之侯天下稍平當更清治之耳胡氏曰如此
意蓋有得也莊宗得天下存勗幼警敏有勇略克用爲朱全忠
之後豈不復記憶此語邪存勗進言曰物不極則不返惡不極
所困封疆日蹙憂形於色存勗進言曰物不極則不返惡不極
則不亡朱氏恃其詐力窮凶極暴吞滅四鄰人怨神怒今又攻
逼乘輿窺覲神器此其極也殆將斃矣吾家世襲忠貞勢窮力
屈無所愧心大人當遵養時晦以待其衰奈何輕爲沮喪使羣

下失望乎克用悅卽命酒奏樂而罷

慈吉州蒲蒲縣清源在徐溝西南晉祠在太原縣雲

中大同府

回鶻遣使入貢請發兵赴難上命翰林學士承旨韓偓答書許之偓上言戎狄獸心不可倚信彼見國家人物華靡而城邑荒殘甲兵彫弊必有輕中國之心啓其貪婪且自會昌以來回鶻爲中國所破恐其乘危復怨所賜可汗書宜諭以小小寇竊不須赴難虛愧其意實沮其謀從之

朱全忠將精兵五萬發河中至東渭橋遇霖雨畱旬日六月丁丑朱全忠軍於虢縣甲申李茂貞大出兵自將之與朱全忠戰於虢縣之北大敗而還死者萬餘人丙戌全忠遣其將孔勅出散關攻鳳州拔之丁亥全忠進軍鳳翔城下全忠朝服嚮城而泣曰臣但欲迎車駕還宮耳不與岐王角勝也遂爲五寨環之

統縣在寶雞縣散關在其西南鳳州鳳縣也

楊行密發兵討朱全忠以副使李承嗣權知淮南軍府事軍吏欲以巨艦運糧都知兵馬使徐溫曰運路久不行葭葦壅塞請用小艇庶幾易通軍至宿州會久雨重載不能進士有飢色而小艇先至行密由是奇溫始與議軍事行密攻宿州不克竟以糧運不繼引還

初孫儒死其士卒多奔浙西錢鏐愛其驍悍以爲中軍號武勇都行軍司馬杜稜諫曰狼子野心他日必爲深患請以土人代之不從鏐如衣錦軍命右武勇都指揮使徐綰帥眾治溝洫鎮海節度副使成及聞士卒怨言白鏐請罷役不從秋七月鏐臨饗諸將綰謀殺鏐於座不果稱疾先出鏐怪之八月命綰將所部兵先還杭州及外城縱兵焚掠武勇左都指揮使許再思以

迎候兵與之合進逼牙城鏐子傳瑛與三城都指揮使馬綽等
閉門拒之牙將潘長擊綰綰退屯龍興寺鏐還及龍泉聞變疾
驅至城北使成及建鏐旗鼓與綰戰鏐微服乘小舟夜抵牙城
東北隅踰城而入直更卒憑鼓而寐鏐親斬之城始知鏐至
武安都指揮使杜建徽自新城入援徐綰聚木將焚北門建徽
悉焚之建徽稜之子也湖州刺史高彥聞難遣其子渭將兵入
援至靈隱山綰伏兵擊殺之初鏐築杭州羅城謂僚佐曰十步
一樓可以爲固矣掌書記餘姚羅隱曰樓不若內向至是以人
隱言爲驗胡氏曰衣錦軍在臨安縣龍泉即龍井在風篁嶺上
去城十五里牙城東北隅和甯門外也靈隱山去城
十二里

西川兵請假道於興元山南西道節度使李繼密遣兵戍三泉
以拒之西川前鋒將王宗播攻之不克退保山寨親吏柳修業

謂宗播曰公舉族歸人不爲之死戰何以自保宗播令其眾曰
吾與汝曹決戰取功名不爾死於此遂破金牛黑水西縣褒城
四寨軍校秦承厚攻西縣矢貫左目達於右目鏃不出王建自
舐其創膿潰鏃出王宗播攻馬盤寨繼密戰敗奔還漢中西川
軍乘勝至城下王宗潯帥眾先登遂克之繼密請降遷於成都
得兵三萬騎五千三泉在甯羌州西北金牛在東北黑水卽褒城之褒水西縣卽沔縣馬盤寨在漢中府西
九月乙巳朱全忠以久雨士卒病召諸將議引兵歸河中親從
指揮使高季昌左開道指揮使劉知俊曰天下英雄窺此舉一
歲矣今茂貞已困奈何捨之去全忠患李茂貞堅壁不出季昌
請以譎計誘致之募有能入城爲謀者騎士馬景請行曰此行
必死願大王錄其妻子全忠惻然止之景不可時全忠遣朱友
倫發兵於大梁明日將至當出兵迎之景請因此時給駿馬雜

眾騎而出全忠從之命諸軍皆秣馬飽士丁未旦偃旗幟潛伏營中寂如無人景與眾騎皆出忽躍馬西去詐爲逃亡入城告茂貞曰全忠舉軍遁矣獨畱傷病者近萬人守營今夕亦去矣請速擊之於是茂貞開門悉眾攻全忠營全忠鼓於中軍百營俱出縱兵擊之又遣數百騎據其城門鳳翔軍進退失據自蹈藉殺傷殆盡茂貞自是喪氣始議與全忠連和奉車駕還京不復以詔書勅全忠還鎮矣全忠表季昌爲宋州團練使辛亥李茂貞盡出騎兵於鄰州就芻糧壬子朱全忠穿岫巖壕圍鳳翔設犬鋪鈴架以絕內外胡氏曰凡行軍下營四面設犬鋪以犬架者繞營設架掛鈴其上敵來觸之則鳴守之敵來則羣犬使營中知所警備鈴

或勸錢鏐度江東保越州以避徐許之難杜建徽按劍叱之曰事或不濟同死於此豈可復東度乎鏐恐徐綰等據越州遣大

將顧全武將兵戍之全武曰越州不足往不若之廣陵繆曰何故對曰聞綰等謀召田頵田頵至淮南助之不可敵也建徽曰孫儒之難王嘗有德於楊公今往告之宜有以相報繆命全武告急於楊行密全武曰徒往無益請得王子爲質繆命其子傳璠爲全武僕與偕之廣陵且求昏於行密過潤州團練使安仁義愛傳璠清麗將以十僕易之全武夜半路聞者逃去綰等果召田頵頵引兵赴之先遣親吏何饒謂繆曰請大王東如越州空府解以相待無爲殺士卒繆報曰軍中叛亂何方無之公爲節帥乃助賊爲逆戰則亟戰又何大言頵築壘絕往來之道繆患之募能奪其地者賞以州衢州制置使陳瑋將卒三百出城奮擊遂奪其地繆卽以爲衢州刺史顧全武至廣陵說楊行密曰使田頵得志必爲王患王召頵還錢王請以子傳璠爲質且

宋昏行密許之以女妻傳瓌

李茂貞復出兵擊汴軍城西寨敗還全忠以絳袍衣降者使招呼城中人鳳翔軍夜縋去及因樵采去不返者甚眾是後茂貞或遣兵出擊汴軍多不爲用散還茂貞疑上與全忠有密約冬十月壬寅更於御院北垣外增兵防衛朱全忠遣其將孔勣李暉將兵乘虛襲鄜坊十一月壬子拔坊州甲寅大雪汴軍冒之夕進五鼓抵鄜州城下鄜人不爲備汴軍入城城中兵尙八千人格鬪至午鄜人始敗擒畱守李繼瑋勣撫存李茂勣及將士之家按堵無擾命李暉權知軍府事茂勣聞之引兵遁去胡氏戰輕防此李茂勣之所以敗也厚撫其汴軍每夜鳴鼓角城中家以攜之茂勣所以歸心於朱全忠也地如動攻城者詭城上人云劫天子賊乘城者詭城下人云奪天子賊是冬大雪城中食盡凍餓死者不可勝計或臥未死已

爲人所鬻市中賣人肉斤直錢百犬肉直五百茂貞儲侍亦竭
以犬彘供御膳上翬御衣及小皇子衣於市以充用削漬松栲
以飼御馬

是歲虔州刺史盧光稠攻嶺南陷韶州

胡氏曰韶虔二州相去雖六百餘里特以大庾

嶺爲阻而使其子延昌守之進圍潮州清海劉隱發兵擊走之

乘勝進攻韶州隱弟陟以爲延昌有虔州之援未可遽取隱不

從遂圍韶州會江漲餽運不繼

胡氏曰自廣州運糧以餽韶州行營當近流而上江漲則水湍

急不可以訴餽

光稠自虔州引兵救之其將譚全播伏精兵萬

人於山谷以羸弱挑戰大破隱於城南隱奔還全播悉以功讓

諸將光稠益賢之

虔州今贛州府清海軍廣州府也

三年平盧節度使王師範頗好學以忠義自許爲治有聲迹

朱全忠聞鳳翔韓全誨以詔書徵藩鎮兵入援乘輿師範見之

泣下霑衿曰吾屬爲帝室藩屏豈得坐視天子困辱如此各擁
疆兵但自衛乎會張潛自長水亦遣之書勸舉義兵師範曰張
公言正會吾意夫復何疑雖力不足當死生以之時關東兵多
從全忠在鳳翔師範分遣諸將詐爲貢獻及商販包束兵仗載
以小車入汴徐充鄆齊沂河南孟滑河中陝虢華等州期以同
日俱發討全忠適諸州者多事泄被擒獨行軍司馬劉鄩取兗
州時秦甯節度使葛從周悉將其兵屯邢州鄩先遣人爲販油
者入城訶其虛實及兵所從入正月丙午鄩將精兵五百夜自
水竇入比明軍城悉定市人皆不知鄩據府舍拜從周母每旦
省謁待其妻子甚有恩禮子弟職掌供億如故是日青州牙將
張居厚帥壯士二百將小車至華州東城知州事婁敬思疑其
有異剖視之其徒大呼殺敬思攻西城崔允在華州帥眾拒之

不克走至商州追獲之全忠畱節度判官裴迪守大梁師範遣走卒齎書至大梁迪問以東方事走卒色動迪察其有變屏人問之走卒具以實告迪不暇白全忠亟請馬步都指揮使朱友甯將兵萬餘人東巡兗鄆友甯召葛從周於邢州共攻師範全忠聞變亦分兵先歸使友甯并將之

秦甯軍兗州也

三月戊午朱全忠至大梁王師範弟師魯圍齊州朱友甯引兵擊走之師範遣兵益劉鄩軍友甯擊取之山是兗州拔絕葛從周引兵圍之友甯進攻青州戊辰全忠引四鎮及魏博兵十萬繼之

齊州今濟南府

淮南將李神福圍鄂州望城中積荻謂監軍尹建峯曰今夕爲公焚之建峯未之信時杜洪求救於朱全忠神福遣部將秦皋乘輕舟至潯口舉火炬於樹杪洪以爲救兵至果焚荻以應之

言
口在黃
陂縣西南

夏四月王師範求救於淮南楊行密遣其將王茂章以步騎七千救之又遣別將將兵數萬攻宿州全忠遣其將康懷英救宿州淮南兵遁去

杜洪求救於朱全忠全忠遣其將韓勅將萬人屯潁口遣使語荆南節度使成汭武安節度使馬殷武貞節度使雷彥威令出兵救洪汭畏全忠之彊且欲侵江淮之地以自廣發舟師十萬沿江東下汭作巨艦三年而成制度如府署謂之和舟胡氏曰署厩舍也言其舟長濶和荆其餘謂之齊山截海劈浪之類甚眾州皆載其上舟當作州其掌書記李珣諫曰今每艦載甲士胡氏曰齊山言其高也截海言其長也劈浪言其輕疾也千人稻米倍之緩急不可動也吳兵剽輕難與角逐武陵長沙皆吾讎也胡氏曰武陵謂雷彥威長沙謂馬殷豈得不為反顧之慮乎不若遣驍

將屯巴陵大軍與之對岸堅壁勿戰不過一月吳兵食盡自遁

鄂圍解矣

巴陵今岳州按舟師必大小相維而江面非海洋亦不容過大且長闊等則不能行

成汭行未至鄂州馬殷遣大將許德勳將舟師萬餘人雷彥威

遣其將歐陽思將舟師三千餘人會於荆江口乘虛襲江陵五

月庚戌陷之盡掠其人及貨財而去將士亡其家皆無鬪志李

神福聞其將至自乘輕舟前覘之謂諸將曰彼戰艦雖多而不

相屬易制也當急擊之壬子神福遣其將秦裴楊戎將眾數千

逆擊汭於君山大破之因風縱火焚其艦士卒皆潰汭赴水死

獲其戰艦二百艘韓勛聞之亦引兵去

荆江口荆州江口也君山在洞庭湖中

朱友甯攻博昌月餘不拔朱全忠怒遣客將劉捍往督之捍至

友甯驅民丁十餘萬負木石牽牛驢詣城南築土山既成并人

畜木石排而築之寃號聲聞數十里俄而城陷盡屠之進拔臨

淄抵青州城下遣別將攻登萊淮南將王茂章會王師範弟萊州刺史師誨攻密州拔之斬其刺史劉康又以淮海都遊奕使張訓爲刺史六月乙亥汴兵拔登州師範帥登萊兵拒朱友甯於石樓爲兩柵丙子夜友甯擊登州柵柵中告急師範趣茂章出戰茂章按兵不動友甯破登州柵進攻萊州柵比明茂章度其兵力已疲乃與師範合兵出戰大破之友甯旁自峻阜馳騎赴敵馬仆青州將張士梟斬之傳首淮南兩鎮兵逐北至米河俘斬萬計魏博之兵殆盡全忠聞友甯死自將兵二十萬晝夜兼行赴之秋七月壬子至臨朐命諸將攻青州王師範出戰汴兵大破之王茂章閉壘示怯伺汴兵稍懈毀柵而出驅馳疾戰戰酣退坐召諸將飲酒已而復戰全忠登高望見之問降者知爲茂章歎曰使吾得此人爲將天下不足平也至晡汴兵乃退

茂章度眾寡不敵是夕引軍還全忠遣曹州刺史楊師厚追之
及於輔唐茂章命先鋒指揮使李虔裕將五百騎爲殿虔裕殊
死戰師厚擒而殺之師厚潁州人也張訓聞茂章去謂諸將曰
汴人將至何以禦之諸將請焚城大掠而歸訓曰不可封府庫
植旗幟於城上遣羸弱居前自以精兵殿其後而去全忠遣左
踏白指揮使王檀攻密州既至望旗幟數日乃敢入城見府庫
城邑皆完遂不復追訓全軍而還胡氏曰史言楊行密所以能
其智全忠以檀爲密州刺史博昌今曰博興密州今諸城縣石
力近而訛今日巨洋水在臨朐縣東輔
唐今安邱縣萊州登州二州兵權也
初甯國節度使田頔破馮宏鐸詣廣陵謝楊行密囚求池鰲爲
巡屬行密不許行密左右下及獄吏皆求賂於頔頔怒曰吏知
吾將下獄邪及還指廣陵南門曰吾不可復入此矣頔兵彊財

富好攻取行密既定淮南欲保境息民每抑止之頽不從及解
釋錢鏐頽尤恨之陰有叛志李神福言於行密曰頽必反宜早
圖之行密曰頽有大功反狀未露今殺之諸將人人自危矣頽
有良將曰康儒與頽謀議多不合行密知之擢儒爲廬州刺史
頽以儒爲貳於己族之儒曰吾死田公亡無日矣八月頽遂與
潤州團練使安仁義同舉兵仁義悉焚東塘戰艦頽遣二使詐
爲商人詣壽州約奉國節度使朱延壽行密將尙公迺遇之曰
非商人也殺一人得其書以告行密行密召李神福於鄂州神
福恐杜洪邀之宣言奉命攻荆南勒兵具舟楫及暮遂沿江東
下始告將士以討田頽己丑安仁義襲常州常州刺史李遇逆
戰極口罵仁義仁義曰彼敢辱我必有備乃引去壬辰行密以
王茂章爲潤州行營招討使擊仁義不克使徐溫將兵會之溫

易其衣服旗幟皆如茂章兵仁義不知益兵復出戰溫奮擊破

之行密夫人朱延壽之姊也行密狎侮延壽延壽怨怒陰與田

頽通謀胡氏曰書旅葵曰德盛不狎侮狎侮君子罔以盡其心

國喪家蓋危而後濟耳可不戒哉頽遣前進士杜荀鶴至壽州與延壽相結又

至大梁告朱全忠全忠大喜遣兵屯宿州以應之胡氏曰朱全

有隙之可乘而不能舉大兵以擣其後者內有淄青未服而西

又有鳳翔北又有太原恐其乘間動搖朝廷也按甯國不與淄

州之仙女廟故自淄州往焚其舟楊師厚屯臨朐聲言將之密州留輜重於臨朐九月癸卯王師

範出兵攻臨朐師厚伏兵奮擊大破之殺萬餘人獲師範弟師

克明日萊州兵五千救青州師厚邀擊之殺獲殆盡遂徙寨抵

其城下

朱延壽謀頽泄楊行密詐爲目疾對延壽使者多錯亂所見或

觸柱仆地謂夫人曰吾不幸失明諸子皆幼軍府事當悉以授
三舅夫人屢以書報延壽行密又自遣召之陰令徐溫爲之備
延壽至廣陵行密迎及寢門執而殺之部兵驚擾徐溫諭之皆
聽命遂斬延壽兄弟黜朱夫人初延壽赴召其妻王氏謂曰君
此行吉凶未可知願日發一使以安我一日使不至王氏曰事
可知矣部分僮僕授兵闔門捕騎至乃集家人聚寶貨發百燎
焚府舍曰妾誓不以皎然之軀爲讎人所辱赴火而死延壽用
法嚴好以寡擊眾嘗遣二百人與汴兵戰有一人應畱者請行
延壽以違命立斬之

田頔襲昇州得李神福妻子善遇之神福自鄂州東下頔遣使
謂之曰公見機與公分地而王不然妻子無遺神福曰吾以卒
伍事吳王今爲上將義不以妻子易其志頔有老母不顧而反

三綱且不知烏足與言乎斬使者而進士卒皆感勵顏遣其將
王壇汪建將水軍逆戰丁未神福至吉陽磯與壇建遇壇建執
其子承鼎示之神福命左右射之神福謂諸將曰彼眾我寡當
以奇取勝及暮合戰神福佯敗引舟汭流而上壇建追之神福
復還順流擊之壇建樓船大列火炬神福令軍中曰望火炬輒
擊之胡氏曰望壇建所在而擊之船列火炬不能以自照壇建
見而敵人望之洞見表裏聚而攻之安有不敗者乎壇建
軍皆滅火旗幟交雜神福因風縱火焚其艦壇建大敗胡氏曰
之陽敗也必逆風而戰故引舟順風汭流而上其縱火焚士卒
壇建之艦也必因風轉乘風水之勢以破之若然可知也士卒
焚溺死者甚眾戊申又戰於皖口壇建僅以身免獲徐綰行密
以檻車載之遺錢鏐鏐剖其心以祭高涓頤聞壇建敗自將水
軍逆戰神福曰賊棄城而來此天亡也臨江堅壁不戰遣使告
行密請發步兵斷其歸路行密遣漣水制置使臺濛將兵應之

王茂章攻潤州久未下行密命茂章引兵會濛擊胡氏曰安

戰而兵弱自守虜耳田胡氏曰田頴聞臺濛將至自將步騎逆戰畱

其將郭行棕以精兵二萬及王壇汪建水軍屯蕪湖以拒李神

福覘者言濛營寨褊小纔容二千人胡氏曰易之不召外兵濛入

境番陳而進胡氏曰番陳者分兵爲數部更番列陣軍中笑其

怯濛曰胡氏曰頴宿將多謀不可不備冬十月戊辰與頴遇於廣德濛

先以楊行密書徧賜頴將皆下馬拜受濛因其挫伏縱兵擊之

頴兵遂敗又戰於黃池兵交濛僞走頴追之遇伏大敗奔還宣

州城守濛引兵圍之頴亟召蕪湖兵還不得入郭行棕王壇汪

建及當塗廣德諸戍皆帥其眾降行密以臺濛已破田頴命王

茂章復引兵攻潤州胡氏曰知臺濛兵力足以制田頴故命王

口鎮在懷甯縣黃池在宣城縣北

初夔州刺史侯矩從成汭救鄂州汭死矩奔還會王宗本兵至

矩以州降之宗本遂定夔忠萬施四州王建復以矩爲夔州刺

史更其姓名曰王宗矩蜀之議者以瞿唐蜀之險要乃棄歸峽

屯軍夔州

胡氏曰荆南自此領荆歸峽三州

建以宗本爲武泰畱後武泰軍舊

治黔州宗本以其地多瘴瀉請徙治涪州建許之

胡氏曰史言王建全據峽

江之險按夔今夔州府忠今忠州萬今萬縣施今施南府歸今歸州峽今宜昌府黔今彭水縣涪今涪州

葛從周急攻兗州劉鄩使從周毋乘板輿登城謂從周曰劉將

軍事我不異於汝新婦輩皆安居人各爲其主汝可察之從周

獻欬而退攻城爲之緩

胡氏曰劉鄩用兵十步九計自得鄩悉兗州先定此策以伐葛從周之心

簡婦人及民之老疾不足當敵者出之獨與少壯者同辛苦分

衣食堅守以扞敵號令整肅兵不爲暴民皆安堵久之外援旣

絕節度副使王彥溫踰城出降城上卒多從之不可遏鄩遣人

從容語彥溫曰軍士非素遣者勿多與之俱又遣人徇於城上
曰軍士非素遣從副使而敢擅往者族之士卒皆惶惑不敢出
敵人果疑彥溫斬之城下由是眾心益固及王師範力屈從周
以禍福諭之鄴曰受王公命守此城一旦見王公失勢不俟其
命而降非所以事上也及師範使者至始出降

十一月乙亥田頽帥死士數百出戰臺濛陽退以示弱頽兵踰
濛而關濛急擊之頽不勝還走城橋陷墜馬斬之其眾猶戰以
頽首示之乃潰濛遂克宣州

盧龍節度使劉仁恭習知契丹情僞常選將練兵乘秋深入踰
摘星嶺擊之契丹畏之每霜降仁恭輒遣人焚塞下野草契丹
馬多飢死常以良馬賂仁恭買牧地胡氏曰北荒寒早至秋草
先枯死近塞差暖霜降草
猶未盡衰故契丹南並塞放牧契丹王阿保機遣其妻兄阿鉢
焚其野草則馬無所食而餓死

將萬騎寇渝關仁恭遣其子守光戍平州守光僞與之和設帳
犒饗於城外酒酣伏兵執之以入虜眾大哭契丹以重賂請於

仁恭然後歸之

摘星嶺未詳渝關在撫甯縣

天祐元年 西川諸將勸王建乘李茂貞之衰攻取鳳翔建以
問節度判官馮涓涓曰兵者凶器殘民耗財不可窮也今梁晉
虎爭勢不兩立若併而爲一舉兵向蜀雖諸葛亮復生不能敵
矣鳳翔蜀之藩蔽不若與之和親結爲婚姻無事則務農訓兵
保固疆場有事則覘其機事觀釁而動可以萬全建曰善茂貞
雖庸才然有強悍之名遠近畏之與全忠力爭則不足自守則
有餘使爲吾藩蔽所利多矣乃與茂貞修好秋七月丙子茂貞
遣判官趙鐸如西川爲其姪天雄節度使繼勳求昏建以女妻
之茂貞數求貨及甲兵於建建皆與之建賦斂重人莫敢言馮

涓因建生日獻頌先美功德後言生民之苦建愧謝曰如君忠諫功業何憂賜之金帛自是賦斂稍損

昭宣帝天祐二年 兩浙兵圍陳詢於睦州楊行密遣西南招

討使陶雅將兵救之軍中夜驚士卒多踰壘亡去左右及裨將

韓球奔告之雅安臥不應須臾自定亡者皆還胡氏曰史言御眾之術惟靜足

以制 錢鏐遣其從弟鎰及指揮使顧全武王球禦之爲雅所敗

虜鎰及球以歸睦州府今嚴州府

朱全忠以趙匡凝東與楊行密交通西與王建結昏八月乙未

遣武甯節度使楊師厚將兵擊之己亥全忠以大軍繼之楊師

厚攻下唐鄆復郢隨均房七州朱全忠軍於漢北九月辛酉命

師厚作浮梁於陰谷口癸亥引兵度漢甲子趙匡凝將兵二萬

陳於漢濱師厚與戰大破之遂傅其城下是夕匡凝焚府城帥

其族及麾下士公漢奔廣陵乙丑師厚入襄陽丙寅全忠繼至
匡凝至廣陵楊行密戲之曰君在鎮歲以金帛輸全忠今敗乃
歸我乎匡凝曰諸侯事天子歲輸貢賦乃其職也豈輸賊乎今
日歸公正以不從賊故耳行密厚遇之丁卯荆南節度使趙匡
明帥眾二萬棄城奔成都戊辰朱全忠以楊師厚爲山南東道
留後引兵擊江陵至樂鄉荆南牙將王建武遣使迎降全忠以
都將賀瓊爲荆南留後全忠尋表師厚爲山南東道節度使冬
十月丙戌朔以朱全忠爲諸道兵馬元帥別開幕府是日全忠
部署將士將歸大梁忽變計欲乘勝擊淮南敬翔諫曰今出師
未踰月平兩大鎮胡氏曰謂荆襄兩鎮闢地數千里遠近聞之莫不震懾
此威望可惜不若且歸息兵俟疊而動不聽辛卯朱全忠發襄
州壬辰至棗陽遇大雨自申州抵光州道險狹塗潦人馬疲乏

士卒尙未冬服多逃亡全忠使人謂光州刺史柴再用曰下我以汝爲蔡州刺史不下且屠城再用嚴設守備戎服登城見全忠拜伏甚恭曰光州城小兵弱不足以辱王之威怒王苟先下壽州敢不從命全忠留其城東旬日而去全忠發光州迷失道百餘里又遇雨比及壽州壽人堅壁清野以待之全忠欲圍之無林木可爲柵乃退屯正陽十一月丙辰朱全忠度淮而北柴再用鈔其後軍斬首三千級獲輜重萬計全忠悔之唐州此年復今沔陽州郢今安陸府陰谷口在光化縣西漢水北岸故陰縣之谷口也城下襄陽城下也樂鄉在荊門州荆南治荊州山南東道治襄陽申今信陽州正陽關在今壽州西六十里淮水南岸

三年 初田承嗣鎮魏博選募六州驍勇之士五千人爲牙軍厚其給賜以自衛爲腹心自是父子相繼親黨膠固歲久益驕橫小不如意輒族舊帥而易之自史憲誠以來皆立於其手天

雄節度使羅紹威心惡之力不能制朱全忠之圍鳳翔也紹威遣軍將楊利言密以情告全忠欲借其兵以誅之全忠以事方急未暇如其請陰許之及李公佺作亂紹威益懼復遣牙將臧延範趣全忠全忠乃發河南諸鎮兵十萬遣其將李思安將之會魏鎮兵屯深州樂城聲言擊滄州討其納李公佺也會全忠女適紹威子廷規者卒全忠遣客將馬嗣勳實甲兵於橐中選長直兵千人爲擔夫帥之入魏詐云會葬全忠自以大軍繼其後云赴行營牙軍皆不之疑正月庚午紹威潛遣人入庫斷弓弦甲礮是夕紹威帥其奴客數百與嗣勳合擊牙軍牙軍欲戰而弓甲皆不可用遂闔營燹之凡八千家嬰孺無遺詰旦全忠引兵入城羅紹威旣誅牙軍魏之諸軍皆懼紹威雖數撫諭之而猜怨益甚朱全忠營於魏州城東數旬將北巡行營會天雄

牙將史仁遇作亂聚眾數萬據高唐自稱留後天雄巡內諸縣
多應之全忠移軍入城遣使召行營兵還攻高唐至厯亭魏兵
在行營者作亂與仁遇相應元帥府左司馬李周彝右司馬苻
道昭擊之所殺殆半進攻高唐克之城中兵民無少長皆死擒
史仁遇鋸殺之先是仁遇求救於河東及滄州李克用遣其將
李嗣昭將三千騎攻邢州以救之時邢州兵纔二百團練使牛
存節守之嗣昭攻七日不克全忠遣右長直都將張筠將數千
騎助存節守城筠伏兵於馬嶺擊嗣昭敗之嗣昭遁去義昌節
度使劉守文遣兵萬人攻貝州又攻冀州拔薊縣進攻阜城時
鎮州大將王釗攻魏州叛將李重霸於宗城全忠遣歸救冀州
滄州兵去丙午重霸棄城走汴將胡規追斬之

樂城注云當作樂壽按樂成漢縣名故城在今獻縣樂壽亦獻縣也厯亭漢厯縣也在今故城縣北馬嶺在顯德西夷儀山之嶺也貝州今清河縣薊縣今景

州宗城
今威縣

楊渥以昇州刺史秦裴爲西南行營都招討使將兵擊鍾匡時於江西秋七月裴至洪州軍於蓼洲諸將請阻水立寨裴不從匡時果遣其將劉楚據之諸將以咎裴裴曰匡時驍將獨楚一人耳若帥眾守城不可猝拔吾故以要害誘致之耳未幾裴破

寨執楚遂圍洪州僊州刺史唐寶請降

蓼洲在南昌府

八月兩浙兵圍衢州衢州刺史陳璋告急於淮南楊渥遣左廂馬步都虞候周本將兵迎璋本至衢州浙人解圍陳於城下璋帥眾歸於本兩浙兵取衢州呂師造曰浙人近我而不動輕我也請擊之本曰吾受命迎陳使君今至矣何爲復戰彼必有以待我也遂引兵還本爲之殿浙人躡之本中道設伏大破之九月辛亥朔朱全忠自白馬渡河丁卯至滄州軍於長蘆劉仁

恭救滄州戰屢敗乃下令境內男子十五以上七十以下悉自備兵糧詣行營軍發之後有一人在閭里刑無赦或諫曰今老弱悉行婦人不能轉餉此令必行濫刑者眾矣乃命勝執兵者盡行文其面曰定霸都士人則文其腕或臂曰一心事主於是境內士民穉孺之外無不文者得兵十萬軍於瓦橋時汴軍築壘圍滄州烏鼠不能通仁恭畏其強不敢戰城中食盡丸土而食或互相掠啖朱全忠使人說劉守文曰援兵勢不相及何不早降守文登城應之曰僕於幽州父子也梁王方以大義服天下若子叛父而來將安用之全忠愧其辭直爲之緩攻冬十月劉仁恭求救於河東前後百餘輩李克用恨仁恭反覆竟未之許其子存勗諫曰今天下之勢歸朱溫者什七八雖疆大如魏博鎮定莫不附之自河以北能爲溫患者獨我與幽滄耳今幽

滄爲溫所困我不與之併力拒之非我之利也夫爲天下者不顧小怨且彼嘗困我而我救其急以德懷之乃一舉而名實附也此乃吾復振之時不可失也克用以爲然與將佐謀召幽州兵與攻潞州曰於彼可以解圍於我可以拓境乃許仁恭和召其兵仁恭遣指揮使李溥將兵三萬詣晉陽克用遣其將周德威李嗣昭將兵與之共攻潞州初昭宗凶訃至潞州昭義節度使丁會帥將士縞素流涕久之及李嗣昭攻潞州會舉軍降於河東李克用以嗣昭爲昭義副後會見克用泣曰會非力不能守也梁王陵虐唐室會雖受其舉拔之恩誠不忍其所爲故來歸命耳克用厚待之位於諸將之上己巳朱全忠命諸軍治攻具將攻滄州壬申聞潞州不守甲戌引兵還先是調河南北芻糧水陸輸軍前諸營山積全忠將還悉命焚之煙炎數里在舟

中者鑿而沈之

胡氏曰朱全忠舉兩河之兵力以攻劉守文滄州孤城破在旦夕遂以潞州內叛燒營而退者

豈不知功壞於垂成哉蓋潞州天下之脊而河東之兵全忠之所素憚者也自潞州而南下太行直抵懷孟之郊可以進據洛

都匡正唐室全忠之篡事不劉守文使遣全忠書曰王以百姓

威矣此其所以狼狽而返

之故赦僕之罪解圍而去王之惠也城中數萬口不食數月矣

與其焚之為煙沈之為泥願乞其餘以救之全忠為之畱數日

以遺之滄人賴以濟河東兵進攻澤州不克而退

白馬在滑縣長蘆在青縣

瓦橋在

雄縣

讀史兵略卷四十三

益陽胡林翼纂

通鑑

後梁紀

太祖開平元年

鎮海鎮東節度使吳王錢鏐遣其

子傳瑋傳瓘討盧佶於溫州佶聞傳瑋等將至將水軍拒之於

青澳傳瓘曰佶之精兵盡在於此不可與戰乃自安固捨舟開

道襲溫州夏四月戊午溫州潰擒佶斬之

青澳門在溫州東北
臨江入海之口也安

固今瑞
安縣也

宏農王以鄆岳觀察使劉存爲西南面都招討使岳州刺史陳

知新爲岳州團練使廬州觀察使劉威爲應援使別將許元應

爲監軍將水軍三萬以擊楚楚王馬殷甚懼靜江軍使楊定真

賀曰我軍勝矣殷問其故定真曰夫戰懼則勝驕則敗今淮南

兵直趨吾城是驕而輕敵也而王有懼色吾是以知其必勝也
殷命在城都指揮使秦彥暉將水軍三萬浮江而下水軍副指
揮使黃璠帥戰艦三百屯瀏陽口六月存等遇大雨引兵還至
越堤北彥暉追之存數戰不利乃遣殷書詐降彥暉使謂殷曰
此必詐也勿受存與彥暉夾水而陳存遙呼曰殺降不祥公獨
不爲子孫計邪彥暉曰賊入吾境而不擊奚顧子孫鼓譟而進
存等走黃璠自瀏陽絕江與彥暉合擊大破之執存及知新裨
將死者百餘人士卒死者以萬數獲戰艦八百艘威以餘眾遁
歸彥暉遂拔岳州

宏農王楊渥也靜江今桂林府瀏陽口在長沙府東北長沙潭州也馬殷治此

康懷貞至潞州晉昭義節度使李嗣昭副使李嗣弼閉城拒守
懷貞晝夜攻之半月不克乃築壘穿蚰蜒塹而守之內外斷絕
晉王以蕃漢都指揮使周德威爲行營都指揮使帥馬軍都指

揮使李嗣本馬步都虞候李存璋先鋒指揮使史建塘鐵林都指揮使安元信橫衝指揮使李嗣源騎將安金全救潞州

武貞節度使雷彥恭會楚兵攻江陵荆南節度使高季昌引兵

屯公安絕其糧道彥恭敗楚兵亦走

武貞軍禮朗敎三州也禮朗今禮州朗常德府也敎黔

陽縣也

晉周德威壁於高河康懷貞遣親騎都頭秦武將兵擊之武敗秋七月丁巳帝以亳州刺史李思安代懷貞爲潞州行營都統黜懷貞爲行營都虞候思安將河北兵西上至潞州城下更築重城內以防奔突外以拒援兵謂之夾寨調山東民饋軍糧德威日以輕騎鈔之思安乃自東南山口築甬道屬於夾寨德威與諸將互往攻之排牆填塹一晝夜閒數十發梁兵疲於奔命夾寨中出芻牧者德威輒鈔之於是梁兵閉壁不出

高河卽高麗河在路

安府西屯
雷縣東

冬十月高季昌遣其將倪可福會楚將秦彥暉攻朗州雷彥恭
遣使乞降於淮南且告急宏農王遣將冷業將水軍屯平江李
饒將步騎屯瀏陽以救之楚王殷遣岳州刺史許德勳將兵拒
之冷業進屯朗口德勳使善游者五十人以木枝葉覆其首持
長刀浮江而下夜犯其營且舉火業軍中驚擾德勳以大軍進
擊大破之追至鹿角鎮擒業又破瀏陽寨擒李饒掠上高唐年
而歸斬業饒于長沙市朗口沅江入湖之口在常德府東鹿角鎮在其東今岳州府南六十里唐年今崇陽縣時尚未立上高縣此豈史臣追書之歟

義昌節度使劉守文聞其弟守光幽其父集將吏大哭曰不意
吾家生此梟獍吾生不如死誓與諸君討之乃發兵擊守光互
有勝負天雄節度使鄴王紹威謂其下曰守光以窘急歸國守

文孤立無援滄州可不戰服也乃遣守文書諭以禍福守文亦
恐梁乘虛襲其後十一月戊子遣使請降以子延祐爲質帝拊
手曰紹威折節勝十萬兵加守文中書令撫納之

義昌軍
滄州也

初帝在藩鎮用法嚴將校有戰沒者所部兵悉斬之謂之跋隊
斬士卒失主將者多亡逸不敢歸帝乃命凡軍士皆文其面以
記軍號軍士或思鄉里逃去關津輒執之送所屬無不死者其
鄉里亦不敢容由是亡者皆聚山澤爲盜大爲州縣之害至是
詔赦其罪自今雖文面亦聽還鄉里盜減什七八

二年 李思安等攻潞州久不下士卒疲弊多逃亡晉兵猶屯
余吾寨帝疑晉王克用詐死欲召兵還恐晉人蹠之乃議自至
澤州應接歸師且召匡國節度使劉知俊將兵趣澤州三月壬
申朔帝發大梁丁丑次澤州辛巳劉知俊至壬午以知俊爲潞

州行營招討使帝以李思安久無功亡將校四十餘人士卒以萬計更閉壁自守遣使召詣行在甲午削思安官爵勒歸本貫充役斬監押楊敏貞晉李嗣昭固守踰年城中資用將竭嗣昭登城宴諸將作樂流矢中嗣昭足嗣昭密拔之座中皆不覺帝數遣使賜嗣昭詔諭降之嗣昭焚詔書斬使者帝畱澤州旬餘欲召上黨兵還遣使就與諸將議之諸將以爲李克用死余吾兵且退上黨孤城無援請更畱旬月以俟之胡氏曰夾寨之帝敗正坐此也從之命增運芻糧以饋其軍劉知俊將精兵萬餘人擊晉軍斬獲甚眾胡氏曰劉知俊之小捷所以驕梁兵而殲之也天之賦梁於此可見表請自畱攻上黨車駕宜還京師帝以關中空虛慮岐人侵同華胡氏曰岐人謂李茂貞之兵命知俊休兵長子旬日退屯晉州俟五月歸鎮夾寨奏余吾晉兵已引去帝以援兵不能復來潞州必可取夏四月丙午自澤州

南還王子至大梁梁兵在夾寨者亦不復設備

胡氏曰兵不可以無備也有備

無患今梁之爲兵也主驕於上將情於下其敗宜矣

晉王與諸將謀曰上黨河東之藩蔽

無上黨是無河東也且朱溫所憚者獨先王耳聞吾新立以爲

童子未閑軍旅必有驕怠之心若簡精兵倍道趣之出其不意

破之必矣取威定霸在此一舉不可失也張承業亦勸之行乃

遣承業及判官王絨乞師于鳳翔又遣使賂契丹王阿保機求

騎兵岐王衰老兵弱財竭竟不能應晉王大閱士卒以前昭義

節度使丁會爲都招討使甲子帥周德威等發晉陽已巳晉王

軍於黃碾距上黨四十五里五月辛未朔晉王伏兵三垂岡下

詰旦大霧進兵直抵夾寨梁軍無斥候不意晉兵之至將士尙

未起軍中驚擾晉王命周德威李嗣源分兵爲二道德威攻西

北隅嗣源攻東北隅填塹燒寨鼓譟而入梁兵大潰南走招討

使符道昭馬倒爲晉人所殺。失亡將校士卒以萬計。委棄資糧器械山積。周德威等至城下呼李嗣昭曰：「先王已薨，今王自來破賊夾寨，賊已去矣。可開門。」嗣昭不信，曰：「此必爲賊所得，使來誑我耳。」欲射之。左右止之。嗣昭曰：「王果來，可見乎？」王自往呼之。嗣昭見王白服大慟，幾絕。城中皆哭。遂開門。初，德威與嗣昭有隙。晉王克用臨終謂晉王存勗曰：「進通忠孝，吾愛之深。今不出重圍，豈德威不忘舊怨邪？」汝爲吾以此意諭之。若路圍不解，吾死不瞑目。進通嗣昭小名也。晉王存勗以告德威。德威感泣。由是戰夾寨甚力。旣與嗣昭相見，遂歡好如初。康懷貞以百餘騎自天井關遁歸。帝聞夾寨不守，大驚。旣而歎曰：「生子當如李亞子，克用爲不亡矣。」至於晉兒豚犬耳。詔所在安集散兵。周德威、李存璋乘勝進趣澤州。刺史王班素失人心，眾不爲用。龍虎統

軍牛存節自西都將兵應接夾寨潰兵至天井關謂其眾曰澤州要害地不可失也雖無詔旨當救之眾皆不欲曰晉人勝氣方銳且眾寡不敵存節曰見危不救非義也畏敵強而避之非勇也遂舉策引眾而前至澤州城中人已縱火誼譟欲應晉王班閉牙城自守存節至乃定晉兵尋至緣城穿地道攻之存節晝夜拒戰凡旬有三日劉知俊自晉州引兵就之德威焚攻具退保高平晉王歸晉陽休兵行賞以周德威爲振武節度使司平章事命州縣舉賢才黜貪殘寬租賦撫孤窮伸冤濫禁姦盜境內大治以河東地狹兵少乃訓練士卒令騎兵不見敵無得乘馬部分已定無得相踰越及畱絕以避險分道並進期會無得差舛刻犯者必斬故能兼山東取河南由士卒精整故也潞州圍守歷年士民凍餒死者大半市里蕭條李嗣昭勸課農桑

寬租緩刑數年之間軍城復完

余吾在屯雷西北上黨路州也其西北四十五里有黃礮村其

西有三垂岡天井關在澤州南

雷彥恭引沅江環朗州以自守泰彥暉頓兵月餘不戰彥恭守

備稍懈彥暉使裨將曹德昌帥壯士夜入自水竇內外舉火相

應城中驚亂彥暉鼓譟壞門而入彥恭輕舟奔廣陵

沅江在常德府南

三年夏四月淮南兵圍蘇州推洞屋攻城

胡氏曰洞屋以木皆柱爲之冒以牛

皮其狀如洞

吳越將臨海孫刻置輪於竿首垂組投錐以揭之攻者

盡露礮至則張網以拒之淮南人不能克吳越王鏐遣牙內指

揮使錢鏐行軍副使杜建徽等將兵救之蘇州有水通城中淮

南張網綴鈴懸水中魚鱉過皆知之吳越遊奕都虞候司馬福

欲潛行入城故以竿觸網敵聞鈴聲舉網福因得過凡居水中

三日乃得入城由是城中號令與援兵相應敵以爲神吳越王

繆嘗遊府園見園卒陸仁章樹藝有智而志之及蘇州被圍使仁章通信入城果得報而返繆以諸孫畜之累遷兩府軍糧都監使卒獲其用辛亥吳越兵內外合擊淮南兵大破之擒其將何朗等三十餘人奪戰艦二百艘周本夜遁又追敗之於皇天蕩鍾泰章將精兵二百爲殿多樹旗幟於菰蔣中追兵不敢進而還

皇天蕩在長洲縣

忠武節度使劉知俊功名浸盛以帝猜忍日甚內不自安及王重師誅知俊益懼帝將伐河東急徵知俊入朝欲以爲河東西面行營都統且以知俊有丹延之功厚賜之知俊弟右保勝指揮使知浣從帝在洛陽密使人語知俊云入必死又白帝請帥弟姪往迎知俊帝許之六月乙未朔知俊奏爲軍民所留遂以同州附於岐執監軍及將佐之不從者皆械送於岐遣兵襲華

州逐刺史蔡敬思以兵守潼關潛遣人以重利陷長安諸將執
劉捍送於岐殺之知俊遣使請兵於岐亦遣使請晉人出兵攻
晉絳遣晉王書曰不過旬日可取兩京復唐社稷詔削知俊官
爵以山南東道節度使楊師厚爲西路行營招討使帥侍衛馬
步軍都指揮使劉鄩等討之辛亥帝發洛陽劉鄩至潼關東獲
劉知俊伏路兵藺如海等三十人釋之使爲前導劉知浣迷失
道盤桓數日乃至關下關吏納之如海等繼至關吏不知其已
被擒亦納之鄩兵乘門開直進遂克潼關追及知浣擒之楊師
厚等至華州知俊將聶賞開門降知俊聞潼關不守官軍繼至
蒼黃失圖乙卯舉族奔岐楊師厚至長安岐兵已據城師厚以
奇兵並南山急趨自西門入遂克之胡氏曰按唐長安城十門
西南三門惟延平門近南
山耳長安既邱墟之餘且城大難守使楊師厚不以奇兵入西門岐兵亦不能久也庚申以劉鄩權佑國

畱後岐王厚禮劉知俊以爲中書令地狹無藩鎮處之但厚給

俸祿而已

忠武長安同州也

撫州刺史危全諷自稱鎮南節度使帥撫信袁吉之兵號十萬攻洪州淮南守兵纔千人將吏皆懼節度使劉威密遣使告急於廣陵日召僚佐宴飲全諷聞之屯象牙潭不敢進請兵於楚楚王殷遣指揮使苑玫會袁州刺史彭彥章圍高安以助全諷徐溫問將於嚴可求可求薦周本乃以本爲西南面行營招討應援使將兵七千救高安本以前攻蘇州無功稱疾不出可求卽其臥內強起之本曰蘇州之役敵不能勝我但主將權輕耳今必見用願毋置副貳乃可可求許之本曰楚人爲全諷聲援耳非欲取高安也吾敗全諷援兵必還乃疾趨象牙潭過洪州劉威欲犒軍本不肯畱或曰全諷兵強君宜觀形勢然後進本

日賊眾十倍於我我軍聞之必懼不若乘其銳而用之全諷在
象牙潭營柵臨溪亘數十里秋七月庚辰周本隔溪布陳先使
羸兵嘗敵全諷兵涉溪追之本乘其半濟縱兵擊之全諷兵大
潰自相蹂藉溺水死者甚眾本分兵斷其歸路擒全諷及將士
五千人乘勝克袁州執刺史彭彥章進攻吉州歙州刺史陶雅
使其子敬昭及都指揮使徐章將兵襲饒信信州刺史危仔倡
請降饒州刺史唐寶棄城走行營都指揮使米志誠都尉呂師
造等敗苑玫於上高吉州刺史彭玕帥眾數千人奔楚楚王殷
表玕爲郴州刺史

洪州南昌也信廣信也吉吉安也象牙潭在新建縣西南高安上高皆今縣名

岐王欲取靈州以處劉知俊且以爲牧馬之地使知俊自將兵
攻之朔方節度使韓遜告急詔鎮國節度使康懷貞感化節度
使寇彥卿將兵攻邠甯以救之懷貞等所向皆捷克甯衍二州

拔慶州南城刺史李彥廣出降遊兵侵掠至涇州之境劉知俊
聞之十二月己丑解靈州圍引兵還帝急召懷貞等還遣兵迎
援於三原青谷懷貞等還至三水知俊遣兵據險邀之左龍驤
軍使壽張王彥章力戰懷貞等乃得過懷貞與裨將李德遇許
從實王審權分道而行皆與援兵不相值至昇平劉知俊伏兵
山口懷貞大敗僅以身免德遇等軍皆沒歧王以知俊爲彰義
節度使鎮涇州王彥章驍勇絕倫每戰用二鐵槍皆重百斤一
置鞍中一在手所向無前時人謂之王鐵槍衍州在甯州南涇州慶陽府也三水在三原西據險邀之註以爲長城
嶺卽三水之石門山也昇平廢縣在宜君縣西北
四年 岐王與邠涇二帥胡氏曰邠帥李繼徽涇帥劉知俊各遣使告晉請會
兵攻定難節度使李仁福晉王遣振武節度使周德威將兵會
之合五萬眾圍夏州仁福嬰城拒守八月壬戌李仁福來告急

言長史曰

甲子以河南尹兼中書令張全義爲西京留守帝恐晉兵襲西

京胡氏曰晉兵自鄆州下懷孟則西京震動矣以宣化畱後李思安爲東北面行營

都指揮使將兵萬人屯河陽胡氏曰所以衛洛陽也丙寅帝發洛陽已巳

至陝辛未以鎮國節度使楊師厚爲西路行營招討使會感化

節度使康懷貞將兵三萬屯三原帝憂晉兵出澤州逼懷州既

而聞其在綏銀磧中曰無足慮也甲申遣夾馬指揮使李遇劉

綰自鄆延趨銀夏邀其歸路李遇等至夏州岐晉兵皆解去宣化

鄆州也鎮國同州也感化陝州也綏銀德州也銀州在神木西

南度州北界鄆鄆州也延延安也邀歸路鄆涇之歸路非晉兵歸路也

十一月己丑以甯國節度使王景仁充北面行營都指揮招討

使潞州副招討使韓勅副之以李思安爲先鋒將趣上黨尋遣

景仁等屯魏州胡氏曰意在圖鎮定不在上黨也上疑趙王鎔貳於晉且欲因

鄴王紹威卒除移鎮定會燕王守光發兵屯涑水欲侵定州上遣供奉官杜廷隱丁延徽監魏博兵三千分屯深冀聲言恐燕兵南寇助趙守禦又云分兵就食趙將石公立戍深州白趙王鎔請拒之鎔遽命開門移公立於外以避之公立出門指城而泣曰朱氏滅唐社稷三尺童子知其爲人而我王猶恃姻好以長者期之此所謂開門揖盜者也惜乎此城之人今爲虜矣梁人有亡奔真定以其謀告鎔者鎔大懼又不敢先自絕但遣使詣洛陽訴稱燕兵已還與定州講和如故

胡氏曰定州謂義武節度使王處直也

深冀民見魏博兵入奔走驚駭乞召兵還上遣使詣真定慰諭之未幾廷隱等閉門盡殺趙戍兵乘城拒守鎔始命石公立攻之不克乃遣使求援於燕晉鎔使者至晉陽義武節度使王處直使者亦至欲共推晉王爲盟主合兵攻梁晉王會將佐謀之

皆曰鎔久臣朱溫歲輸重賂結以昏姻其交深矣此必詐也宜
徐觀之王曰彼亦擇利害而爲之耳王氏在唐世猶或臣或叛
況肯終爲朱氏之臣乎彼朱溫之女何如壽安公主今救死不
贍何顧昏姻我若疑而不救正墮朱氏計中宜趣發兵赴之晉
趙叶力破梁必矣乃發兵遣周德威將之出井陘屯趙州

胡氏曰史

言晉王識虛實見兵勢

鎔使者至幽州燕王守光方獵幕僚孫鶴馳詣野

謂守光曰趙人來乞師此天欲成王之功業也守光曰何故對
曰比常患其與朱溫膠固溫之志非盡吞河朔不已今彼自爲
讎敵王若與之並力破梁則鎮定皆斂衽而朝燕矣王不出師
但恐晉人先我矣守光曰王鎔數負約今使之與梁自相弊吾
可以坐承其利

胡氏曰自戰國以來卡莊刺虎鵠蚌相持犬兔俱斃皆此說也苟不能審勢見機則此說誤人

矣又何救焉自是鎮定復稱唐天祐年號復以武順爲成德軍

胡氏曰鎮定臣梁稱開平年號司天言來月太陰虧不利宿兵

避梁廟諱改成德軍爲武順軍於外上召王景仁等還洛陽十二月己未上聞趙與晉合晉兵

已屯趙州乃命王景仁等將兵擊之庚申景仁等自河陽度河

會羅周翰兵合四萬軍於邢洛

鎮定正定府及定州也邢順德治廣平也

吳淮南節度判官嚴可求請置制置使於新淦縣遣兵戍之以

圖虔州每更代輒潛益其兵虔人不之覺也

虔州贛州也

趙王鎔復告急於晉晉王以蕃漢副總管李存審守晉陽自將

兵自贊皇東下王處直遣將將兵以從辛巳晉王至趙州與周

德威合獲梁芻蕘者二百人問之曰初發洛陽梁主有何號令

對曰梁主戒上將云鎮州反覆終爲子孫之患今悉以精兵付

汝鎮州雖以鐵爲城必爲我取之晉王命送於趙

胡氏曰使趙人問此言以

堅其附晉之心壬午晉王進軍距柏鄉三十里遣周德威等以胡騎迫

梁營挑戰梁兵不出癸未復進距柏鄉五里營於野河之北又遣胡騎迫梁營馳射且詬之梁將韓勅等將步騎三萬分三道追之鎧冑皆被繪繒鏤金銀光彩炫耀晉人望之奪氣周德威謂李存瑋曰梁人志不在戰徒欲耀兵耳不挫其銳則吾軍不振乃徇於軍曰彼皆汴州天武軍屠酤傭販之徒耳衣鎧雖鮮十不能當汝一擒獲一夫足以自富此乃奇貨不可失也德威自引千餘精騎擊其兩端胡氏曰陳有厚薄中軍堅厚不左右可衝擊其兩端以其薄也馳突出入數四俘獲百餘人且戰且卻距野河而止梁兵亦退德威言於晉王曰賊勢甚盛宜按兵以待其衰王曰吾孤軍遠來救人之急三鎮烏合利於速戰胡氏曰鎮定河東是爲三鎮言三鎮之兵合而爲一當乘初至之銳以破敵驍且持久情見勢屈敵人聞之其心必離公乃欲按兵持重何也德威曰鎮定之兵長於守城短於野戰且吾所恃者騎兵利於平原廣

野可以馳突今壓賊壘門騎無所展其足且眾寡不敵使彼知
吾虛實則事危矣王不悅退卧帳中諸將莫敢言德威往見張
承業曰大王驟勝而輕敵不量力而務速戰今去賊咫尺所限
者一水耳彼若造橋以薄我我眾立盡矣不若退軍高邑誘賊
離營彼出則歸彼歸則出別以輕騎掠其饋餉不過踰月破之
必矣承業入寨帳撫王曰此豈王安寢時邪周德威老將知兵
其言不可忽也王蹶然興曰予方思之時梁兵閉壘不出有降
者詰之曰景仁方多造浮橋王謂德威曰果如公言是日拔營
退保高邑柏鄉西至高邑界十三里西北至高邑縣治二十五里新溝河在柏鄉縣北故城鎮南槐河每逢霖潦往往泛溢登即所謂野水歟

甯遠節度使龐巨昭高州防禦使劉昌魯皆唐官也黃巢之寇
嶺南也巨昭爲容管觀察使昌魯爲高州刺史帥羣蠻據險以

拒之巢眾不敢入境唐嘉其功置甯遠軍於容州以巨昭爲節度使以昌魯爲高州防禦使及劉隱據嶺南二州不從隱遣弟嚴攻高州昌魯大破之又攻容州亦不克昌魯自度終非隱敵是歲致書請自歸于楚楚王殷大喜遣橫州刺史姚彥章將兵迎之彥章至容州裨將莫彥昭說巨昭曰湖南兵遠來疲乏宜撤儲倚棄城潛于山谷以待之彼必入城我以全軍掩之彼外無繼援可擒也巨昭曰馬氏方興今雖勝之後將何如不若具牛酒迎之彥昭不從巨昭殺之舉州迎降

容管今北流縣橫州在其西南容管南距

高州二百里

乾化元年 柏鄉比不儲芻梁兵刈芻自給晉人日以遊軍鈔之梁兵不出周德威使胡騎環營馳射而詰之梁兵疑有伏愈不敢出剉屋茅坐席以飼馬馬多死正月丁亥周德威與別將

史建瑭李嗣源將精騎三千壓梁壘門而詬之王景仁韓勍怒
悉眾而出德威等轉戰至高邑南李存璋以步兵陳於野河之
上梁軍橫亘數里競前奪橋鎮定步兵禦之勢不能支晉王謂
匡衡都指押使李建及曰賊過橋則不可復制矣建及選卒二
百援槍大譟力戰卻之晉王登高邱以望曰梁兵爭進而搗我
兵整而靜我必勝戰自己至午勝負未決晉王謂周德威曰兩
軍已合勢不可離我之興亡在此一舉我爲公先登公可繼之
德威叩馬而諫曰觀梁兵之勢可以勞逸制之未易以力勝也
彼去營三十餘里雖挾糗糧亦不暇食日昃之後飢渴內迫矢
刃外交士卒勞倦必有退志當是時我以輕騎乘之必大捷於
今未可也王乃止也胡氏曰梁晉爭天下周德威以勇聞是難能
然費其制勝以計不以勇是又難能矣
時魏滑之兵陳於東宋汴之兵陳於西至晡梁軍未食士無關

志景仁等引軍稍卻周德威疾呼曰梁兵走矣晉兵大譟爭進

魏滑兵先退李嗣源帥眾譟於西陳之前曰東陳已走爾何久

留梁兵互相驚怖遂大潰胡氏曰置陳延亘東西不相知爲敵所譟故驚怖而潰李存璋

引步兵乘之呼曰梁人亦吾人也父兄子弟餉軍者勿殺於是

戰士悉解甲投兵而棄之搥聲動天地趙人以深冀之憾不願

標掠胡氏曰憾梁遣杜延但奮白刃追之梁之龍驤神捷精兵

殆盡自野河至柏鄉僵尸蔽地王景仁韓勛李思安數十騎

走胡氏曰王景仁嘗以勞逸制梁兵而晉兵夜至柏鄉梁兵已

去棄糧食資財器械不可勝計凡斬首二萬級李嗣源等追奔

至邢州河朔大震保義節度使王檀嚴備然後開城納敗卒給

以資糧散遣歸本道晉王收兵屯趙州杜延隱等聞梁兵敗棄

深冀而去悉驅二州丁壯爲奴婢老弱者阮之城中存者壞垣

而已癸巳復以楊師厚爲北面都招討使將兵屯河陽收集散兵旬餘得萬人已亥晉王遣周德威史建瑋將三千騎趣涇魏張承業李存璋以步兵攻邢州自以大軍繼之移檄河北州縣諭以利害帝遣別將徐仁溥將兵千人自西山夜入邢州助王檀城守已酉罷王景仁招討使落平章事

柏鄉至唐山十八里唐山至順德府九十

五里註引九域志言未確也

於時尙治清豐縣魏大名府也

燕王守光旣克滄州自謂得天助淫虐滋甚聞梁兵敗于柏鄉使人謂趙王鎔及王處直曰聞二鎮與晉王破梁兵舉軍南下僕亦有精騎三萬欲自將之爲諸公啟行然四鎮連兵必有盟主僕若至彼何以處之鎔患之遣使告於晉王晉王笑曰趙人告急守光不能出一卒以救之及吾成功乃復欲以兵威離閒二鎮愚莫甚焉諸將曰雲代與燕接境彼若擾我城戍動搖人

情吾千里出征緩急難應此亦腹心之患也不若先取守光然後可以專意南討王曰善會楊師厚自磁相引兵救邢魏二月壬申晉王解圍去師厚追之逾漳水而還邢州圍亦解師厚畱屯魏州趙王鎔自來謁晉王于趙州大犒將士自是遣其養子德明將三十七都常從晉王征討壬午晉王發趙州歸晉陽畱周德威等將三千人戍趙州

岐王聚兵臨蜀東鄙蜀主謂羣臣曰自茂貞爲朱溫所困吾常振其乏絕今乃負恩爲寇誰爲吾擊之兼中書令王宗侃請行蜀主以宗侃爲北路行營都統司天少監趙溫珪諫曰茂貞未犯邊諸將貪功深入糧道阻遠恐非國家之利蜀主不聽以兼侍中王宗祐太子少師王宗賀山南節度使唐道襲爲三招討使左金吾大將軍王宗紹爲宗祐之副帥步騎十二萬伐岐三

月壬辰宗侃等發成都旌旗數百里夏四月乙卯朔岐兵寇蜀興元唐道襲擊卻之秋八月岐王使劉知俊李繼崇將兵擊蜀乙亥王宗侃王宗賀唐道襲王宗紹與之戰於青泥嶺蜀兵大敗馬步使王宗浩奔興州溺死於江胡氏曰此江嘉陵江也道襲奔興元先是步軍都指揮使王宗綰城西縣號安遠軍宗侃宗賀等收散兵走保之知俊繼崇追圍之眾議欲棄興元道襲曰無興元則無安遠利州遂爲敵境矣吾必以死守之蜀主以昌王宗鐸爲應援招討使定戎團練使王宗播爲四招討馬步都指揮使將兵救安遠軍壁於廉讓之閒與唐道襲合擊岐兵大破之於明珠曲明日又戰於鳧口斬其成州刺史李彥琛冬十月蜀主如利州命太子監國決雲軍虞候王琮敗岐兵執其將李彥太俘斬三千五百級乙卯捉生將彭君集破岐二寨俘斬三千級

王宗侃遣裨將林思謬自中巴開行至泥溪見蜀主告急蜀主
命開道都指揮使王宗弼將兵救安遠及劉知俊戰於斜谷破
之十一月宗弼敗岐兵於金牛拔十六寨俘斬六千餘級擒其
將郭存等丙申王宗鑑王宗播敗岐兵於黃牛川擒其將蘇厚
等丁酉蜀主自利州如興元援軍既集安遠軍望其旗王宗侃
等鼓譟而出與援軍夾攻岐兵大破之拔二十一寨斬其將李
廷志等己亥岐兵解圍遁去唐道襲先伏兵於斜谷邀擊又破
之青泥嶺在略陽縣西北興元漢中府也西縣今沔縣利州今
廣元縣廉讓之開南鄭縣東南也明珠曲鳧口疑皆在沔縣
泥溪在廣元縣中巴南鄭縣南之巴嶺非註所言巴州也
金牛在沔州東北黃牛川在沔縣斜谷在褒城縣北
二年春正月周德威東出飛狐胡氏曰自代與趙王將王德
明義武將程巖會於易水胡氏曰趙王王丙戌三鎮兵進攻燕
祁溝關下之戊子圍涿州刺史劉知溫城守劉守奇之客劉去

非大呼於城下謂知溫曰河東小劉郎來爲父討賊何豫汝事而堅守邪守奇免胄勞之知溫拜於城上遂降周德威疾守奇之功譖諸晉王王召之守奇恐獲罪與去非及進士趙鳳來奔

飛狐口在廣昌縣北易水在易州南補溝關在涿州巨馬河之北渡河卽涿州矣

帝至魏州命都招討使宣義節度使楊思厚副使前河陽節度使李周彝圍棗強招討應接使平盧節度使賀德倫副使天平畱後袁象先圍蓳縣帝晝夜兼行三月辛巳至下博南登觀津冢趙將苻習引數百騎巡邏不知是帝遽前逼之或告曰晉兵大至矣帝兼行輾亟引兵趣棗強與楊師厚軍合棗強城小而堅趙人聚精兵數千人守之師厚急攻之數日不下城壞復修死傷者以萬數城中矢石將竭謀出降有一卒奮曰賊自柏鄉喪敗已來視我鎮人裂背今往歸之如自投虎狼之口耳困窮

如此何用身爲我請獨往試之夜縋城出詣梁軍詐降李周彝
召問城中之備對曰非半月未易下也因請曰某旣歸命願得
一劍剄死先登取守城將首周彝不許使荷擔從軍卒得閒舉
擔擊周彝首踏地左右救至得免帝聞之愈怒命師厚晝夜急
攻丙戌拔之無問老幼皆殺之流血盈城初帝引兵度河聲言
五十萬晉忻州刺史李存審屯趙州忠兵少裨將趙行寶請入
土門避之存審不可及賀德倫攻蓳縣存審謂史建瑭李嗣肱
曰吾王方有事幽蓳無兵此來南方之事委吾輩數人今蓳縣
方急吾輩安得坐而視之使賊得蓳縣必西侵深冀忠益深矣
當與公等以奇計破之存審乃引兵扼下博橋使建瑭嗣肱分
道擒生建瑭分其麾下爲五隊隊各百人一之衡水一之南宮
一之信都一之阜城自將一隊深入與嗣肱遇梁軍之樵芻者

皆執之獲數百人明日會於下博橋皆殺之畱數人斷臂縱去

曰爲我語朱公晉王大軍至矣時蓳縣未下帝引楊師厚兵五

萬就賀德倫共攻之丁亥始至縣西未及置營建瑯嗣臆各將

三百騎效梁軍旗幟服色與樵芻者雜行日且暮至德倫營門

殺門者縱火大譟弓矢亂發左右馳突旣曉各斬馘執俘而去

營中大擾不知所爲斷臂者復來曰晉軍大至矣帝大駭燒營

夜遁胡氏曰以朱溫之狡濟之以楊師厚使遇他敵猶在亂而

能復振者主將上下迷失道委曲行百五十里戊子旦乃至冀

州蓳之耕者皆荷鉏奮挺逐之委棄軍資器械不可勝計旣而

復遣騎覘之曰晉軍實未來此乃史先鋒遊騎耳帝不勝慚憤

由是病增劇不能乘肩輿畱貝州旬餘諸軍始集蓳縣今景州

觀津家所謂賀氏青山也在武邑縣東南東強在其西南入土

門人井徑關也下博橋漳水橋也信都冀州也貝州清河縣也

周德威白晉王以兵少不足攻城

胡氏曰言陶州城大晉王遣而固非兵少所能攻

李存審將吐谷渾契苾騎兵會之李嗣源攻瀛州刺史趙敬降

燕主守光遣其將軍廷珪將精兵萬人出戰與周德威遇於龍

頭岡廷珪曰今日必擒周楊五以獻楊五者德威小名也既戰

見德威於陳援槍單騎逐之槍及德威背德威側身避之奮槌

反擊廷珪墜馬

胡氏曰單廷珪之馬方疾馳勢不得止周德威側身避之奮槌

擊廷珪廷珪安所避之此其所以墜

馬也格鬪之勢刀不如棒謂此也生擒置於軍門燕兵退走

德威引兵乘之燕兵大敗斬首三千級廷珪燕驍將也燕人失

之奪氣

龍頭岡在大興縣東南

均王乾化三年吳陳璋攻荆南不克而還荆南兵與楚兵會

于江口以邀之璋知之舟二百艘駢爲一列夜過二鎮兵遽出

追之不能及

吳行營招討使李濤帥眾二萬出千秋嶺攻吳越衣錦軍吳越王鏐以其子湖州刺史傳瓘爲北面應援都指揮使以救之睦州刺史傳璋爲招討收復都指揮使將水軍攻吳東洲以分其兵勢千秋嶺道險狹錢傳瓘使人伐木以斷吳軍之後而擊之吳軍大敗虜李濤及士卒三千餘人以歸

千秋嶺天目山之支阜也在臨安於潛界

東洲注以爲常州東洲是也

吳越王鏐造其子傳瓘傳璋及大同節度使傳瑛攻吳常州營于潘蔚徐溫曰浙人輕而怯帥諸將倍道赴之至無錫黑雲都將陳祐言於溫曰彼謂吾遠來疲倦未能決戰請以所部乘其無備擊之乃自他道出敵後溫以大軍當其前夾攻之吳越大敗斬獲甚眾

潘蔚在無錫縣

盧龍巡屬皆入於晉燕主守光獨守幽州城求援於契丹契丹

以其無信竟不救守光屢請降於晉晉人疑其詐終不許至是
守光登城謂周德威曰侯晉王至吾則開門泥首聽命德威使
白晉王十一月甲辰晉王以監軍張承業權知軍府事自詣幽
州辛酉單騎抵城下謂守光曰朱溫篡逆余本欲與公合河朔
五鎮之兵興復唐祚公謀之不臧乃効彼狂僭鎮定二帥皆僂
首事公而公會不之恤是以有今日之役丈夫成敗須決所向
公將何如守光曰今日俎上肉耳惟王所裁王憫之與折弓矢
爲誓曰但出相見保無他也守光辭以他日先是守光愛將李
小喜多贊成守光之惡言聽計從權傾境內至是守光將出降
小喜止之是夕小喜踰城詣晉軍且言城中力竭壬戌晉王督
諸軍四面攻城克之擒劉仁恭及其妻妾守光帥妻子亡去癸
亥晉王入幽州時周德威逼幽州南門也德威統幽州白西兩
面而東南四面延屬皆先取之故幽爲孤注

以甯國節度使王景仁爲淮南西北行營招討應接使將兵萬餘侵廬壽十二月吳鎮海節度使徐溫平廬節度使朱瑾帥諸將拒之遇於趙步吳徵兵未集溫以四千餘人與景仁戰不勝而卻景仁引兵乘之將及於隘吳吏士皆失色左驍衛大將軍宛邱陳紹拔槍大呼曰誘敵太深可以進矣躍馬還闕眾隨之梁兵乃退溫拊其背曰非子之智勇吾幾困矣賜之金帛紹悉以分麾下吳兵旣集復戰於霍邱梁兵大敗王景仁以數騎殿吳人不敢逼梁之渡淮而南也表其可涉之津霍邱守將朱景浮表於木徙置深淵及梁兵敗還望表而涉溺死者大半吳人聚梁尸爲京觀於霍邱

趙步注云淮水渡南直壽州紫金山

四年高季昌以蜀夔萬忠涪四州舊隸荆南與兵取之先以水軍攻夔州蜀夔州刺史王成先帥兵逆戰季昌縱火船焚蜀

浮橋蜀招討副使張武舉鐵紐拒之船不得進會風反荆南兵
焚溺死者甚眾季昌乘戰艦蒙以牛革飛石中之折其尾季昌
易小舟而遁荆南兵大敗俘斬五千級浮橋在夔州南大江上
楚岳州刺史許德勳將水軍巡邊胡氏曰楚之岳州東北皆邊於吳夜分南風
暴起都指揮使王環乘風趣黃州以繩梯登城徑趣州署執吳
刺史馬鄴大掠而還德勳曰鄂州將邀我宜備之環曰我軍入
黃州鄂人不知奄過其城彼自救不暇安敢邀我乃展旗鳴鼓
而行鄂人不敢逼

十一月乙巳南詔寇黎州蜀主以夔王宗範兼中書令宗播嘉
王宗壽爲三招討以擊之丙辰敗之於潘倉嶂斬其酋長趙嵯
政等壬戌又敗之於山口城十二月乙亥破其武侯嶺十三寨
辛巳又敗之於大渡河俘斬數萬級蠻爭走度水橋絕溺死者

數萬人宗範等將作浮梁濟大波河攻之蜀主召之令還

胡氏曰蠻

地深阻不欲勞師遠攻驅之出境而已此蜀主之志也按潘倉嶂山口城武侯嶺皆在清溪縣大波河在其南

貞明元年

正月己亥蜀主御得賢門受蠻俘大赦初黎雅蠻

酋劉昌嗣郝元鑒楊師泰雖內屬於唐受爵賞號綱金堡三王

而潛通南詔爲之訓導鎮蜀者多文臣雖知其情不敢詰至是

蜀主數以漏泄軍謀斬於成都市毀綱金堡自是南詔不復犯

邊綱金堡今日欄樓以石壘贅極高峻人居其上

三月天雄節度使楊師厚卒師厚晚年矜功恃眾擅割財賦選

軍中驍勇置銀鎗効節都數千人給賜優厚欲以復故時牙兵

之盛帝雖外加尊禮內實忌之及卒私於宮中受賀租庸使趙

巖判官邵贊言於帝曰魏博爲唐腹心之蠹二百餘年不能除

去者以其地廣兵強之故也羅紹威楊師厚據之朝廷皆不能

制陛下不乘此時爲之計所謂彈疽不嚴必將復聚安知來者不爲師厚乎宜分六州爲兩鎮以弱其權帝以爲然以平盧節度使賀德倫爲天雄節度使置昭德軍於相州割澶衛二州隸焉以宣徽使張筠爲昭德節度使仍分魏州將士府庫之半於相州筠海州人也二人旣赴鎮朝廷恐魏人不服遣開封尹劉鄩將兵六萬自白馬濟河以討鎮定爲名實張形勢以脅之魏兵皆父子相承數百年族姻磐結不願分徙德倫屢趣之應行者皆嗟怨連營聚哭己丑劉鄩屯南樂先遣澶州刺史王彥章將龍驤五百騎入魏州屯金波亭魏兵相與謀曰朝廷忌吾軍府彊盛欲設策使之殘破耳吾六州厯代藩鎮兵未嘗遠出河門一旦骨肉流離生不如死是夕軍亂縱火大掠圍金波亭王彥章斬關而走詰旦亂兵入牙城殺賀德倫之親兵五百人劫

德倫置樓上有効節軍校張彥者自帥其黨拔白刃止剽掠夏四月帝遣供奉官扈異撫諭魏軍許張彥以刺史彥請復相瀘衛三州如舊制異還言張彥易與但遣劉鄩加兵立當傳首帝由是不許但以優詔答之使者再返彥裂詔書抵於地戟手南向詬朝廷謂德倫曰天子愚暗聽人穿鼻今我兵甲雖彊苟無外援不能獨立宜投欵於晉遂逼德倫以書求援於晉晉王得賀德倫書命馬步副總管李存審自趙州進據臨清五月存審至臨清劉鄩屯洹水賀德倫復遣使告急於晉晉王引大軍自黃澤嶺東下與存審會於臨清猶疑魏人之詐按兵不進德倫遣判官司空顓犒軍密言於晉王曰除亂當除根因言張彥凶狡之狀勸晉王先除之則無虞矣王默然

胡氏曰已諭其意而不形於言慮有窺聽

而洩軍機也

顓貝州人也晉王進屯永濟張彥選銀槍効節五百人

皆執兵自衛詣永濟謁見王登驛樓語之曰汝陵脅主帥殘虐
百姓數日中迎馬訴冤者百餘輩我今舉兵而來以安百姓非
貪人土地汝雖有功於我不得不誅以謝魏人遂斬彥及其黨
七人餘眾股票王召諭之曰罪止八人餘無所問自今當竭力
爲吾爪牙眾皆拜伏呼萬歲明日王緩帶輕裘而進令張彥之
率擐甲執兵翼馬而從仍以爲帳前銀槍都胡氏曰晉王遂以銀槍効節軍取梁
而亦以銀槍効節軍取禍眾心由是大服劉鄩聞晉軍至選兵萬餘人自洹
水趣魏縣晉王聞李存審屯臨清遣史建瑭屯魏縣以拒之王
自引親軍至魏縣與鄩夾河爲營帝聞魏博叛大悔懼遣天平
節度使牛存節將兵屯楊劉爲鄩聲援會存節病卒以匡國節
度使王檀代之六月庚寅朔賀德倫帥將吏請晉王入府城慰
勞旣入德倫上印節請王兼領天雄軍王固辭曰比聞汴寇侵

逼貴道故親董師徒遠來相救又聞城中新罹塗炭故暫入存
撫明公不垂鑒信乃以印節見推誠非素懷德倫再拜曰今寇
敵密通軍城新有大變人心未安德倫心腹紀綱爲張彥所殺
殆盡形孤勢弱安能統眾一旦生事恐負大恩王乃受之德倫
帥將吏拜賀王承制以德倫爲大同節度使遣之官德倫至晉
陽張承業畱之胡氏曰大同軍北臨極邊德倫新明時銀槍効
張承業不欲使其有城有兵故畱之節都在魏城猶驕橫晉王下令自今有朋黨流言及暴掠百姓
者殺無赦以沁州刺史李存進爲天雄都巡按使有訛言搖眾
及強取人一錢以上者存進皆梟首磔尸於市旬日城中肅然
無敢喧譁者存進本姓孫名重進振武人也魏州孔目吏孔謙
勤敏多計數善治簿書晉王以爲支度務使謙能曲事權要由
是寵任彌固魏州新亂之後府庫空竭民間疲弊而聚三鎮之

兵戰於河上殆將十年供億軍須未嘗有關諫之力也然急徵重斂使六州愁苦歸怨於王亦其所爲也張彥之以魏博歸晉也貝州刺史張源德不從北結滄德南連劉鄩以拒晉數斷鎮定糧道或說晉王請先發兵萬人取源德然後東兼滄景則海隅之地皆爲我有晉王曰不然貝州城堅兵多未易猝攻德州隸於滄州而無備若得而戍之則滄貝不得往來二壘旣孤然後可取乃遣騎兵五百晝夜兼行襲德州刺史不意晉兵至踰城走遂克之以遼州守捉將馬通爲刺史秋七月晉人夜襲澶州陷之刺史王彥章在劉鄩營晉人獲其妻子待之甚厚遣間使誘彥章彥章斬其使晉人盡滅其家晉人以魏州將李巖爲澶州刺史晉王勞軍於魏縣因帥百餘騎循河而上覬劉鄩營會天陰晦鄩伏兵五千於河曲叢林間鼓譟而出圍王數重王

躍馬大呼帥騎馳突所向披靡裨將夏魯奇等操短刀力戰自午至申乃得出亡其七騎魯奇手殺百餘人傷吏遍體會李有審救兵至乃得免王顧謂從騎曰幾爲虜噬皆曰適足使敵人見大王之英武耳魯奇青州人也王以是益愛之賜姓名曰李紹奇劉鄩以晉兵盡在魏州晉陽必虛欲以奇計襲取之乃潛引兵自黃澤西去晉人怪鄩軍數日不出寂無聲迹遣騎覘之城巾無烟火但時見旗幟循堞往來晉王曰吾聞劉鄩用兵一步百計此必詐也更使覘之乃縛芻爲人執旗乘驢在城上耳得城中老弱者詰之云軍去已二日矣晉王曰劉鄩長於襲人胡氏曰劉鄩取兗州克潼關皆以掩襲得之故云然然以智遇智則必有窮者若鄩之襲晉陽則智窮矣短於決戰計彼行纔及山下亟發騎兵追之會陰雨積旬黃澤道險堇泥深尺餘士卒援藤葛而進皆腹疾足腫死者什二三晉將李嗣

恩倍道先入晉陽城中知之勒兵爲備鄒至樂平糗糧且盡又聞晉有備追兵在後眾懼將潰鄒諭之曰今去家千里深入敵境腹背有兵山谷高深如墜井中去將何之惟力戰庶幾可免否則以死報君親耳眾泣而止周德威聞鄒西上自幽州引千騎救晉陽至土門鄒已整眾下山自邢州陳朱口踰漳水而東屯於宗城鄒軍往還馬死殆半時晉軍乏食鄒知臨清有蓄積欲據之以絕晉糧道德威急追鄒再宿至南宮遣騎擒其斥候者數十人斷腕而縱之使言曰周侍中已據臨清矣鄒軍大駭詰朝德威略鄒營而過入臨清鄒引軍趣貝州時晉王出師屯博州劉鄒軍堂邑周德威攻之不克翌日鄒軍於莘縣晉軍踵之鄒治莘城塹而守之自莘及河築甬道以通饋餉晉王營於莘西三十里烟火相望一日數戰晉王愛元行欽驍健從代州

刺史李嗣源求之嗣源不得已獻之以爲散員都部署賜姓名曰李紹榮紹榮當力戰深入劍中其面未解高行周救之得免王復欲求行周重於發言密使人以官祿陷之行周辭曰代州養壯士亦爲大王耳行周事代州亦猶事大王也代州脫行周兄弟於死行周不忍負之乃止八月晉王遣李存審將兵五千擊貝州張源德有卒三千每夕分出剽掠州民苦之請塹其城以安耕耘存審乃發入縣丁夫塹而圍之劉鄩在莘久饋運不給晉人數抵其寨下挑戰鄩不出晉人乃攻絕其甬道以千餘斧斬寨木梁人驚擾而出因俘獲而還帝以詔書讓鄩老師費糧失亡多不連戰鄩奏臣比欲以奇兵擣其腹心還取鎮定期以旬時再清河朔無何天未厭亂淫雨積旬糧竭士病又欲據臨清斷其饋餉而周楊五奄至馳突如神臣今退保莘縣享士

訓兵以俟進取觀其兵數甚多便習騎射誠爲勅敵未易輕也
苟有隙可乘臣豈敢偷安養寇帝復問鄒決勝之策鄒曰臣今
無策惟願人給十斛糧賊可破矣

胡氏曰劉鄒欲以持久制晉

帝怒責鄒曰

將軍蓄米欲破賊耶欲療飢耶乃遣中使往督戰鄒集諸將問
曰主上深居禁中不知軍旅徒與少年新進輩謀之夫兵在臨
機制變不可預度今敵尙彊與戰必不利奈何諸將皆曰勝負
當一決曠日何待鄒默然不悅退謂所親曰主暗臣諛將驕卒
情吾未知死所矣他日復集諸將於軍門人置河水一器於前
令飲之眾莫之測鄒諭之曰一器猶難滔滔之河可勝盡乎眾
失色後數日鄒將萬餘人薄鎮定營鎮定人驚擾晉李存密以
騎兵二千橫擊之李建及以銀槍千人助之鄒大敗奔還晉人
逐之及寨下俘斬千計

相州今彰德府洹今清豐縣衛今衛輝府河門限在大名府金波亭在其城內

洹水在大名縣西黃澤嶺在邈州東永濟在臨清州南大名府北魏縣在大名縣西北夾河夾漳水也楊劉在東阿縣大河故也陳宋口在順德府西宗城今威縣南宮在其東北博州今東昌府莘縣在堂邑南東去河二十餘里貝州入縣注謂清河清陽武城縣臨清漳南懸亭夏津也

二年帝屢趣劉鄩戰鄩閉壁不出晉王乃畱副總管李存審守營自勞軍於貝州聲言歸晉陽鄩聞之奏請襲魏州帝報曰今掃境內以屬將軍社稷存亡繫茲一舉將軍勉之鄩令洹州刺史楊延直引兵萬人會於魏州延直夜半至城南城中選壯士五百潛出擊之延直不爲備潰亂而走詰旦鄩自莘縣悉眾至城東與延直餘眾合李存審引營中兵踵其後李嗣源以城中兵出戰晉王亦自貝州至與嗣源當其前鄩見之驚曰晉王邪引兵稍卻晉王躡之至故元城西與李存審遇晉王爲方陳於西北存審爲方陳於東南鄩爲圓陳於其中圓四面受敵合

戰良久梁兵大敗郭引數十騎突圍走梁步卒凡七萬晉兵環而擊之敗卒登木木爲之折追至河上殺溺殆盡郭收散卒自黎陽度河保滑州匡國節度使王檀密疏請發關西兵襲晉陽帝從之發河中陝同華諸鎮兵合三萬出陰地關奄至晉陽城下晝夜急攻城中無備發諸司丁匠及驅市人乘城拒守城幾陷者數四張承業大懼代北故將安金全退居太原往見承業曰晉陽根本之地若失之則大事去矣僕雖老病憂兼家國請以庫甲見授爲公擊之承業卽與之金全帥其子弟及退將之家得數百人夜出北門擊梁兵於羊馬城內梁兵大驚引卻昭義節度使李嗣昭聞晉陽有寇遣牙將石君立將五百騎救之君立朝發上黨夕至晉陽胡氏曰按九域志上黨至晉陽五百餘里輕騎疾馳朝發夕至何其速也梁兵扼汾河橋君立擊破之徑至城下大呼曰昭義侍中大軍

至矣遂入城夜與金全等分出諸門擊梁兵梁兵死傷什二三

詰朝檀引兵大掠而還晉王性矜伐以策非己出故金全等賞

皆不行胡氏曰虞書曰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

能取天下而不梁兵之在晉陽城下也大同節度使賀德倫部

兵多逃入梁軍張承業恐其為變收德倫斬之胡氏曰張承業

之哉帝聞劉鄩敗又聞王檀無功歎曰吾事去矣屢召鄩不

至三月己巳即以鄩為宣義節度使使將兵屯黎陽故元城在

十二里汾河橋在太原城南黎陽今潞縣也

夏四月晉人拔洺州以魏州都巡檢使袁建豐為洺州刺史劉

鄩既敗河南大恐鄩復不應召由是將卒皆搖心帝遣捉生都

指揮使李霸帥所部千人戍楊劉癸卯出宋門其夕復自水門

入大譟縱火剽掠攻建國門帝登樓拒戰龍驤四軍都指揮使

杜晏球以五百騎屯毬場賊以油沃幕長木揭之欲焚樓勢甚危晏球於門隙窺之見賊無甲冑乃出騎擊之決力死戰俄而賊潰走帝見騎兵擊賊呼曰非吾龍驤之士乎誰爲亂首晏球曰亂者惟李霸一都餘軍不動陛下但帥控鶴守宮城遲明臣必破之旣而晏球討亂者闔營皆族之以功除單州刺史

宋門大梁

城東面第二門建國門皇城南門單州卽單縣

三年 初幽州北七百里有余關下有渝水通海自關東北循海有道道狹處纔數尺旁皆亂山高峻不可越比至進牛口舊置入防禦軍募土兵守之田租皆供軍食不入於薊幽州歲致餉繒以供戰士衣每歲早獲清野堅壁以待契丹契丹至輒閉壁不戰俟其去選驍勇據隘邀之契丹常失利走土兵皆自爲田園力戰有功則賜勛加賞由是契丹不敢輕入寇及周德威

爲盧龍節度使恃勇不修邊備遂失渝關之險契丹每芻牧於營平之間德威又忌幽州舊將有名者往往殺之吳王遣使遺契丹主以猛火油曰攻城以此油然火焚樓櫓敵以水沃之火愈熾契丹主大喜卽選騎三萬欲攻幽州述律后哂之曰豈有試油而攻一國乎因指帳前樹謂契丹主曰此樹無皮可以生乎契丹主曰不可后曰幽州城亦猶是矣吾但以三千騎伏其旁掠其四野使城中無食不過數年城自困矣何必如此躁動輕舉萬一不勝爲中國笑吾部落亦解體矣契丹主乃止三月盧文進引契丹兵急攻新州刺史安金全不能守棄城走文進以其部將劉殷爲刺史使守之晉王使周德威合河東鎮定之兵攻之旬日不克契丹主帥眾三十萬救之德威眾寡不敵大爲契丹所敗奔歸契丹乘勝進圍幽州聲言有眾百萬輶車毳

幕彌漫山澤盧文進教之攻城爲地道晝夜四面俱進城中穴地然膏以邀之又爲土山以臨城城中鎔銅以灑之日殺千計而攻之不止周德威遣使詣晉王告急王方與梁相持河上欲分兵則兵少欲勿救恐失之謀於諸將獨李嗣源李存審閻寶勸王救之王喜曰昔太宗得一李靖猶擒頡利今吾有猛將三人復何憂哉胡氏曰襄而期之以作三臣之氣存審寶以爲虜無輜重勢不能久俟其野無所掠食盡自還然後踵而擊之李嗣源曰周德威社稷之臣今幽州朝夕不保恐變生於中何暇待虜之衰臣請身爲前鋒以赴之王曰公言是也即日命治兵夏四月晉王命嗣源將兵先進軍於涑水閻寶以鎮定之兵繼之金闕在臨汾縣汾水在縣西北至進牛口注云當作北至是也入防禦東西硤石淦時米磚長楊黃花紫鰲白狼也皆在縣北營州在平州北平州今承平府營平間謂今建昌平泉間也此言幽燕之禍始於周德威

晉王以李嗣源閭寶兵少未足以敵契丹秋七月辛未更命李存審將兵益之契丹圍幽州且二百日城中危困李嗣源閭寶李存審步騎七萬會於易州存審曰虜眾吾寡虜多騎吾多步若平原相遇虜以萬騎蹂吾陳吾無遺類矣嗣源曰虜無輜重吾行必載糧食自隨若平原相遇虜鈔吾糧吾不戰自潰矣不若自山中潛行趣幽州與城中合勢若中道遇虜則據險拒之八月甲午自易州北行庚子踰入房嶺循澗而東嗣源與養子從珂將三千騎爲前鋒距幽州六十里與契丹遇契丹驚卻晉兵翼而隨之契丹行山上晉兵行澗下每至谷口契丹輒邀之嗣源父子力戰乃得進至山口契丹以萬餘騎遮其前將士失色嗣源以百餘騎先進免胄揚鞭胡語謂契丹曰汝無故犯我疆場晉王命我將百萬眾直抵西樓滅汝種族因躍馬奮槌三

入其陳斬契丹酋長一人後軍齊進契丹兵卻晉兵始得出李
存審命步兵伐木爲鹿角人持一枝止則成寨契丹騎環寨而
過寨中發萬弩射之流矢蔽日契丹人馬死傷塞路將至幽州
契丹列陳待之存審命步兵陳於其後戒勿動先令羸兵曳柴
然草而進烟塵蔽天契丹莫測其多少因鼓譟合戰存審乃趣
後陳起乘之契丹大敗席卷其眾自北山去委棄車帳鎧仗羊
馬滿野晉兵追之俘斬萬計辛丑嗣源等入幽州周德威見之
握手流涕契丹以盧文進爲幽州酋後其後又以爲盧龍節度
使文進常居平州帥奚騎歲入北邊殺掠吏民晉人自瓦橋運
糧輸薊城雖以兵援之不免鈔掠契丹每入寇則文進帥漢卒
爲鄉導盧龍巡屬諸州爲之殘弊胡氏曰盧龍諸州自唐中世
以來自爲一域外而捍禦兩
蕃內而連兵河朔其力常有餘及并於晉則歲遣糧援繼之而
不足此其故何也保有一隅者其心力專廣土眾民其心力有

所不及也詩云無田甫田維莠騷騷信矣按此見幽燕之禍始於周德威成於李存矩也盧文進存矩徵之入契丹故爲邊患大房山在房山縣山接順天府之西山西樓在契丹臨潢府城西今阿魯科爾沁旗南翁牛特旗北契丹都道瓦橋在雄縣平府也

冬十月晉王還晉陽王連歲出征凡軍府政事一委監軍使張承業承業勸課農桑蓄積金穀收市兵馬徵租行法不寬貴戚由是軍城肅清饋餉不乏王或時須錢補博及給賜伶人而承業斫之錢不可得王乃置酒錢庫令其子繼岌爲承業舞承業以寶帶及幣馬贈之王指錢積呼繼岌小名謂承業曰和哥乏錢七哥宜以錢一積與之帶馬未爲厚也承業曰郎君纏頭皆出承業俸祿此錢大王所以養戰士也承業不敢以公物爲私禮王不悅憑酒以語侵之承業怒曰僕老敕使耳非爲子孫計惜此庫錢所以佐王成霸業也不然王自取用之何問僕爲不

過財盡民散一無所成耳王怒顧李紹榮索劍承業起挽王衣
泣曰僕受先王顧託之命誓爲國家誅汴賊若以惜庫物死於
王手僕下見先王無愧矣今日就王請死閻寶從旁解承業手
令退承業奮拳毆寶踣地罵曰閻寶朱溫之黨受晉大恩曾不
盡忠爲報顧欲以諂媚自容耶曹太夫人聞之遽令召王王惶
恐叩頭謝承業曰吾以酒失忤七哥必且得罪於太夫人七哥
爲吾痛飲以分其過王連飲四卮承業竟不肯飲王入宮太夫
人使人謝承業曰小兒忤特進適已笞之矣明日太夫人與王
俱至承業第謝之

胡氏曰史言晉王之在魏皆張承業足饋餉以輔之亦內有曹夫人故承業得行其志

十一月晉王聞河冰合曰用兵數歲限一水不得度今冰自合
天贊我也亟如魏州十二月戊辰晉王敗於朝城是日大寒晉
王視河冰已堅引步騎稍度梁甲士三千戍楊劉城緣河數十

里列柵相望晉王急攻皆陷之進攻楊劉城使步兵斬其鹿角負葭葦塞塹四面進攻卽日拔之獲其守將安彥之

四年 晉兵侵掠至鄆濮而還敬翔上疏曰國家連年喪師疆土日蹙陛下居深宮之中所與計事者皆左右近習豈能量敵國之勝負乎先帝之時奄有河北親御豪傑之將猶不得志今敵至鄆州陛下不能留意臣聞李亞子繼位以來於今十年攻城野戰無不親當矢石近者攻楊劉身負束薪爲士卒先一鼓拔之陛下儒雅守文晏安自若使賀瓌輩敵之而望懷遂寇讐非臣所知也陛下宜詢訪黎老別求異策不然憂未艾也臣雖驚怯愛國重恩陛下必若乏才乞於邊垂自効疏奏趙張之徒言翔怨望帝遂不用河陽節度使北面行營排陳使謝彥章將兵數萬攻楊劉城二月甲子晉王自魏州輕騎詣河上彥章築

壘自固決河水瀾浸數里以陷晉兵晉兵不得進

胡氏曰謝彥章梁之騎將

也懼晉兵之衝矣決河水以限之幽并

彥章許州人也安彥之

散卒多聚於兗鄆山谷爲羣盜以觀二國成敗晉王招募之多

降於晉六月壬戌晉王自魏州勞軍於楊劉自泛舟測河水其

深沒槍王謂諸將曰梁軍非有戰意但欲阻水以老我師當涉

水攻之甲子王引親軍先涉諸軍隨之褰甲橫槍結陳而進是

日水落深纔及膝彥章帥眾臨岸拒之晉兵不得進乃稍引卻

梁兵從之及中流鼓譟復進彥章不能支稍退登岸晉兵因而

乘之梁兵大敗死傷不可勝紀

胡氏曰臨岸與涉水者戰則據

者勝此謝彥章之所以敗也

河水爲之赤彥章僅以身免是日晉人遂陷濱

河四寨

吳以右都押牙王祺爲虔州行營都指揮使將洪撫袁吉之兵

擊譚全播嚴可求以厚利募贛石水工故吳兵奄至虔州城下

虔人始知之

胡氏曰虔州水行至吉州有贛石之險吳先募水工習於水道故舟行無礙

虔州險固吳軍攻之久不下軍中大疫王祺病吳以鎮南節度

使劉信爲虔州行營招討使未幾祺卒譚全播求救於吳越閩

楚吳越王鏐以統軍使傅球爲西南面行營應援使將兵二萬

攻信州楚將張可求將萬人屯古亭閩兵屯雩都以救之信州

兵纔數百逆戰不利吳越兵圍其城刺史周本啟關張虛幕於

門內召僚佐登城樓作樂宴飲飛矢雨集安坐不動吳越疑有

伏兵中夜解圍去吳以前舒州刺史陳璋爲東南面應援招討

使將兵侵蘇湖錢傳球自信州南屯汀州晉王遣閫使持帛書

會兵於吳吳人辭以虔州之難

古亭在贛州府城西

晉王謀大舉伐梁周德威將幽州步騎三萬李存審將滄景步

騎萬人李嗣源將那洛步騎萬人王處直遣將將易定步騎萬

人及麟勝雲蔚新武等州諸部落奚契丹室韋吐谷渾皆以兵

會之八月并河東魏博之兵大閱於魏州

胡氏曰兵莫難於用眾是舉也晉兵先敗

周德威父子死焉晉王特危而後濟耳

晉王自魏州如楊劉引兵略鄆濮而還循

河而上軍於麻家渡賀瓌謝彥章將梁兵屯濮州北行臺村相

持不戰晉王好自引輕騎迫敵營挑戰危窘者數四賴李紹榮

力戰翼衛之得免趙王鎔及王處直皆遣使致書曰元元之命

繫於王本朝中興繫於王奈何自輕如此王笑謂使者曰定天

下者非百戰何由得之安可深居帷房以自肥乎一旦王將出

營都營使李存審扣馬泣諫曰大王當爲天下自重彼先登陷

陳將士之職也存審輩宜爲之非大王之事也王爲之撓轡而

還他日伺存審不在策馬急出顧謂左右曰老子妨人戲王以

數百騎抵梁營謝彥章伏精甲五千於隄下王引十餘騎度隄
伏兵發圍王數十重王力戰於中後騎繼至者攻之於外僅得
出會李存審救至梁兵乃退王始以存審之言爲忠胡氏曰史
而輕屢經危殆其得免者幸也按麟今神木縣勝今清水河屬
雲今大同府蔚州新今保安州武今宣化府麻家渡在濮
州界行臺村在其南

吳劉信遣其將張宣等夜將兵三千襲楚將張可求於古亭破

之又遣梁詮等擊吳越及閩兵二國聞楚兵敗俱引歸胡氏曰

勢孤九月信晝夜急攻虔州斬首數千級不能克使人說虔州之

播取質納賂而還徐溫大怒杖信使者信子英彥典親兵溫授

英彥兵三千曰汝父居上游之地將十倍之眾不能下一城是

反也汝可以此兵往與父同反又使昇州牙內指揮使朱景瑜

與之俱曰全播守卒皆農夫飢窘踰年妻子在外重圍旣解相

賀而去聞大兵再往必皆逃遁全播所守者空城耳往必克之
胡氏曰史言徐溫既冬十一月信聞徐溫之言大懼引兵還擊
能御將又能料敵
虔州先鋒始至虔兵皆潰全播奔雩都追執之吳以全播爲右
威衛將軍領百勝節度使

晉王欲趣大梁而梁軍扼其前堅壁不戰百餘日十二月庚子
朔晉王進兵距梁軍十里而舍初北面行營招討使賀瓌善將
步兵排陳使謝彥章善將騎兵瓌惡其與己齊名一日瓌與彥
章治兵於野瓌指一高地曰此可以立柵至是晉軍適置柵於
其上瓌疑彥章與晉通謀瓌屢欲戰謂彥章曰主上悉以國兵
授吾二人社稷是賴今彊寇壓吾門而逗遛不戰可乎彥章曰
彊寇憑陵利在速戰今深溝高壘據其津要彼安敢深入若輕
與之戰萬一蹉跌則大事去矣

胡氏曰謝彥章欲持久以老晉師賀瓌欲決勝負於一戰以此

觀之其智識固有閒矣

瓌益疑之密譖之於帝與行營馬步都虞候曹州刺史朱珪謀因享士伏甲殺彥章及濮州刺史孟審澄別將侯溫裕以謀叛聞審澄溫裕亦騎將之良者也丁未以朱珪爲匡國畱後癸丑又以爲平盧節度使兼行營馬步副指揮使以賞之晉王聞彥章死喜曰彼將帥自相魚肉亡無日矣賀瓌殘虐失士卒心我若引兵直指其國都彼安得堅壁不動幸而一與之戰蔑不勝矣王欲自將萬騎直趣大梁周德威曰梁人雖屠上將其軍尙全輕行微利未見其福不從戊午下令軍中老弱悉歸魏州起師趣汴庚申毀營而進眾號十萬賀瓌聞晉王已西亦棄營而踵之晉王發魏博白丁三萬從軍以供營柵之役所至營柵立成壬戌至胡柳陂癸亥旦候者言梁兵自後至矣周德威曰賊倍道而來未有所舍我營柵已固守備有餘旣深

入敵境動須萬全不可輕發此去大梁至近梁兵各念其家內
懷憤激不以方略制之恐難得志王宜按兵勿戰德威請以騎
兵擾之使彼不得休息至暮營壘未立樵爨未具乘其疲乏可
一舉滅也胡氏曰此周德威所以破王景仁者也若晉王能用之賀瓌必不能支梁事去矣豈必待李嗣源取東平哉
王曰前在河上恨不見賊今賊至不擊尙復何待公何怯也
顧李存審曰敕輜重先發吾爲爾殿後破賊而去卽以親軍先
出德威不得已引幽州兵從之謂其子曰吾無死所矣賀瓌結
陳而至橫亘數十里王帥銀槍都陷其陳衝盪擊斬往返十餘
里行營左廂馬軍都指揮使鄭州防禦使王彥章軍先敗西走
趣濮陽晉輜重在陳西望見梁旗幟驚潰入幽州陳幽州兵亦
擾亂自相蹈藉周德威不能制父子皆戰死魏博節度副使王
緄與輜重俱行亦死晉兵無復部伍梁兵四集勢甚盛晉王據

高邱收散兵至日中軍復振

胡氏曰據高邱則散兵望陂中有旗聞鼓而集故其軍復振

士山賀瓌引兵據之晉王謂將士曰今日得此山者勝吾與汝

曹奪之卽引騎兵先登李從珂與銀槍大將王建及以步卒繼

之梁兵紛紛而下遂奪其山

胡氏曰川兵之勢據高以臨下者勝晉兵既奪土山賀瓌失地利矣

日向哺賀瓌陳於山西晉兵望之有懼色諸將以爲諸軍未盡

集不若斂兵還營詰朝復戰天平節度使東南面招討使閻寶

曰王彥章騎兵已入濮陽山下惟步卒向晚皆有歸志我乘高

趣下擊之破之必矣今王深入敵境偏師不利若復引退必爲

所乘諸軍未集者聞梁再克必不戰自潰凡決勝料敵惟觀情

勢情勢已得斷在不疑王之成敗在此一戰若不決力取勝縱

收餘眾北歸河朔非王有也昭義節度使李嗣昭曰賊無營壘

日晚思歸但以精騎擾之使不得少食俟其引退追擊可破也

我若斂兵還營彼歸整眾復來勝負未可知也王建及擐甲橫
梁而進曰賊大將已遁王之騎軍一無所失今擊此疲乏之眾
如拉朽耳王但登山觀臣爲王破賊王愕然曰非公等言吾幾
誤計嗣昭建及以騎兵大呼陷陳諸軍繼之梁兵大敗元城令
吳瓊貴鄉令胡裝各帥白丁萬人於山下曳柴揚塵鼓譟以助
其勢梁兵自相騰藉棄甲山積死亡者幾三萬人是日兩軍所
喪士卒各三之二皆不能振晉王還營聞周德威父子死哭之
慟曰喪吾良將是吾罪也以其子幽州中軍兵馬使光輔爲嵐
州刺史李嗣源與李從珂相失見晉軍撓敗不知王所之或曰
王已北度河矣嗣源遂乘冰北度將之相州是日從珂從王奪
山晚戰皆有功甲子晉王進攻濮陽拔之李嗣源知晉軍之捷
復來見王於濮陽王不悅曰公以吾爲死耶度河安之嗣源頓

首謝罪王以從珂有功但賜大鍾酒以罰之自是待嗣源稍薄
晉軍至德勝渡王彥章敗卒有走至大梁者曰晉人戰勝將至
矣頃之晉兵有先至大梁問次舍者京城大恐帝驅市人登城
又欲奔洛陽遇夜而止敗卒至者不滿千人傷夷逃散各歸鄉
里月餘僅能成軍濮州西有胡柳陂又西則濮陽今開州也貴
州今嵐縣德勝渡
在開州大河津渡也

五年 晉李存審於德勝南北築兩城而守之北城即今開
州治所也

詔吳越王鏐大舉討淮南鏐以節度副大使傳瓘爲諸軍都指
揮使帥戰艦五百艘自東洲擊吳吳遣舒州刺史彭彥章及裨
將陳汾拒之夏四月傳瓘與彥章遇傳瓘命每船皆載灰豆及
沙乙巳戰於狼山江吳船乘風而進傳瓘引舟避之既過自後
隨之吳回船與戰傳瓘使順風揚灰吳人不能開目及船舷相

接傳瓘使散沙於己船而散豆於吳船豆爲戰血所漬吳人踐之皆僵仆傳瓘因縱火焚吳船吳兵大敗彥章戰甚力兵盡繼之以木身被數十創陳汾按兵不救彥章知不免遂自殺傳瓘俘吳裨將七十人斬首千餘級吳人誅汾籍沒家貲以其半賜彥章家稟其妻子終身

東洲在常州東北自江入海路也狼山在通州臨江上

賀瓌攻德勝南城百道俱進以竹竿聯艨艟十餘艘蒙以牛革設睥睨戰格如城狀橫於河流以斷晉之救兵使不得度晉王自引兵馳往救之陳於北岸不能進遣善游者馬破龍入南城見守將氏延賞延賞言矢石將盡陷在頃刻晉王積金帛於軍門募能破艨艟者眾莫知爲計親將李建及曰賀瓌悉眾而來冀此一舉若我軍不度則彼爲得計今日之事建及請以死決之乃選効節敢死士得三百人被鎧操斧帥之乘舟而進將至

滕艚流矢雨集建及使操斧者入滕艚閒斧其竹竿又以木罌載薪沃油然火於上流縱之隨以巨艦實甲士鼓譟攻之滕艚既斷隨流而下梁兵焚溺者殆半晉兵乃得度瑗解圍走晉兵逐之至濮州而還瑗退屯行臺村

胡氏曰德勝至濮州九十里

秋七月吳越王鏐遣錢傳瓘將兵三萬攻吳常州徐溫帥諸將拒之右雄武統軍陳璋以水軍下海門出其後壬申戰於無錫會溫病熱不能治軍吳越攻中軍飛矢雨集鎮海節度判官陳彥謙遷中軍旗鼓於左取貌類溫者擐甲胄號令軍事溫得少息俄頃疾稍閒出拒之時久旱草枯吳人乘風縱火吳越兵亂遂大敗殺其將何逢吳建斬首萬級傳瓘遁去追至山南復敗之陳璋敗吳越於香彎溫募生獲叛將陳紹者賞錢百萬指揮使崔彥章獲之紹勇而多謀溫復使之典兵初衣錦之役吳馬

軍指揮曹筠叛奔吳越徐溫赦其妻子厚遇之遣閒使告之曰
使汝不得志而去吾之過也汝無以妻子爲念及是役筠復奔
吳溫自歎昔日不用筠言者三而不問筠去來之罪歸其田宅
復其軍職筠內愧而卒徐知誥請帥步卒二千易吳越旗幟鎧
仗躡敗卒而東襲取蘇州溫曰爾策固善然吾且求息兵未暇
如汝言也諸將皆以爲吳越所恃者舟楫今大旱水道涸此天
亡之時也宜盡步騎之勢一舉滅之溫歎曰天下離亂久矣民
困已甚錢公亦未易可輕若連兵不解方爲諸君之憂今戰勝
以懼之戢兵以懷之使兩地之民各安其業君臣高枕豈不樂
哉胡氏曰史言徐溫能保勝安民多殺何爲遂引還吳越王鏐見何逢馬悲不
自勝故將士心附之胡氏曰史言錢鏐亦能結士心以保其國
門廡山南錫山南也香灣在縣南錢楊之勢所以莫能相尙也按海門今海

晉王歸晉陽以巡官馮道爲掌書記中門使郭崇韜以諸將陪食者眾請省其數胡氏曰晉王與諸將同甘苦凡食召諸將侍食必有不當預而預者故郭崇韜請省之王怒曰孤爲効死者設食亦不得專可令軍中別擇河北帥孤自歸太原卽召馮道令草詞以示眾道執筆逡巡不爲曰大王方平河南定天下崇韜所請未至大過大王不從可矣何必以此驚動遠近使敵國聞之謂大王君臣不和非所以隆威望也會崇韜入謝王乃止

八月乙未朔宣義節度使賀瓌卒以開封尹王瓚爲北面行營招討使瓚將兵五萬自黎陽度河掩擊瀘魏至頓邱遇晉兵而旋瓚爲治嚴令行禁止據晉人上游十八里楊村夾河築壘運洛陽竹木造浮橋自滑州饋運相繼晉蕃漢馬步副總管振武節度使李存進亦造浮梁於德勝或曰浮梁須竹竿鐵牛石固

胡氏曰竹竿所以繫竹我皆無之何以能成存進不聽以葦竿
梁鐵牛石因所以繫竹

維巨艦繫於土山巨木踰月而成人服其智

冬十月晉王如魏州發徒數萬廣德勝北城日與梁人爭大小

百餘戰互有勝負左射軍使石敬瑭與梁人戰於河壩

胡氏曰壩河邊

地梁人擊敬瑭斷其馬甲橫衝兵馬使劉知遠以所乘馬授之

自乘斷甲者徐行爲殿梁人疑有伏不敢迫俱得免敬瑭以是

親愛之梁築壘貯糧於潘張距楊村五十里十二月晉王自將

騎兵自河南岸西上邀其餉者俘獲而還梁人伏兵於要路晉

兵大敗晉王以數騎走梁數百騎圍之李紹榮識其旗單騎奮

擊救之僅免戊戌晉王復與王瓚戰於河南瓚先勝獲晉將石

君立等既而大敗乘小舟渡河走保北城失亡萬計晉王乘勝

遂拔濮陽帝召王瓚還以天平節度使戴思遠代爲北面招討

使屯河上以拒晉人

吳禁民私畜兵器盜賊益繁御史臺主簿京兆盧樞上言今四方分爭宜教民戰且善人畏法禁而姦民弄干戈是欲偃武而反招盜也宜團結民兵使之習戰自衛鄉里從之

六年 晉王自得魏州以李建及爲魏博內外牙都將將銀槍効節都建及爲人忠壯所得賞賜悉分士卒與同甘苦故能得其死力所向立功同列疾之宦者韋令圖監建及軍諮於晉王曰建及以私財驟施此其志不小不可使將牙兵王疑之建及知之行自若三月王罷建及軍職以爲代州刺史

胡氏曰史能信屬賢將李建及由是怏怏而卒

劉鄩等圍同州朱友謙求救於晉秋七月晉王遣李存審李嗣昭李建及慈州刺史李存質將兵救之九月李存審等至河中

卽日濟河梁人素輕河中兵每戰必窮追存審選精甲二百雜

河中兵直壓劉鄩壘鄩出千騎逐之知晉人已至大驚

胡氏曰時鄩兵

出逐河中兵晉騎反擊之獲梁騎兵五十梁人知其晉軍也大驚

自是不敢輕出晉人軍於朝

邑河中事梁久將士皆持兩端諸軍大集芻粟踊貴友謙諸子

說友謙且歸款於梁以退其師友謙曰昔晉王親赴吾急秉燭

夜戰今方與梁相拒又命將星行分我資糧豈可負耶晉人分

兵攻華州壞其外城李存審等按兵累旬乃進逼劉鄩營鄩等

悉眾出戰大敗收餘眾退保羅文寨又旬餘存審謂李嗣昭曰

獸窮則搏不如開其走路然後擊之乃遣人牧馬於沙苑鄩等

背遁追擊至渭水又破之殺獲甚眾

胡氏曰劉鄩用兵十步大計以此得名於時至同州

之役與李在審遇爲所玩弄若嬰兒在人掌股之上是何也薛

也蓋鳥之中傷者曰孽聞豎鳴則引而高飛力不足斯振矣故
空弓可落也劉鄩先爲晉兵所破見晉兵存審等移檄告諭
之來氣沮而膽消矣鳥能與之爲敵哉

右引兵略地至下邳謁唐帝陵哭之而還

羅文舉在華州沙苑在渭水北同州西南

下邳在渭南東北

龍德元年

趙防城使張文禮與親兵作亂殺趙王鎔遣使告

亂於晉王且奉牋勸進因求節鉞晉王方置酒作樂聞之投盃
悲泣欲討之僚佐以爲文禮罪誠大然吾方與梁爭不可更立
敵於肘腋宜且從其請以安之王不得已夏四月遣節度判官
盧質承制授文禮成德畱後文禮雖受晉命內不自安復遣開
使因盧文進求援於契丹又遣開使來告曰王氏爲亂兵所屠
公主無恙今臣已北召契丹乞朝廷發精甲萬人相助自德棣
度河則晉人遁逃不暇矣帝疑未決敬翔曰陛下不乘此釁以
復河北則晉人不可復破矣宜徇其請不可失也趙張輩皆曰
今彊寇近在河上盡吾兵力以拒之猶懼不支何暇分萬人以

言
三
救張文禮乎且文禮坐持兩端欲以自固於我何利焉帝乃止
晉人屢於塞上及河津獲文禮蠟丸絹書晉王皆遣使歸之文
禮慚懼文禮忌趙故將多所誅滅符習將趙兵萬人從晉王在
德勝文禮請召歸以他將代之且以習子蒙爲都督府參軍遣
人齎錢帛勞行營將士以悅之習見晉王泣涕請畱晉王曰吾
與趙王同盟討賊義猶骨肉不意一旦禍生肘腋吾誠痛之汝
苟不忘舊君能爲之復讐乎吾以兵糧助汝習與部將三十餘
人舉身投地慟哭曰故使授習等劍使之攘除寇敵自聞變故
以來冤憤無訴欲引劍自刎願無益於死者今大王念故使輔
佐之勤許之復冤習等不敢煩霸府之兵願以所部徑前搏取
凶豎以報王氏累世之恩死不恨矣八月庚申晉王以習爲成
德副使又命天平節度使閻寶相州刺史史建塘將兵助之自

邢洺而北文禮先病腹疽甲子晉兵拔趙州刺史王綏降晉王
復以爲刺史文禮聞之驚懼而卒其子處瑾祕不發喪與其黨
韓正時謀悉力拒晉九月晉兵渡滹沱圍鎮州決漕渠以灌之
獲其深州刺史張友順壬辰史建瑭中流矢卒晉王欲自分兵
攻鎮州北面招討使戴思遠聞之謀悉楊村之眾襲德勝北城
晉王得梁降者知之冬十月己未晉王命李嗣源伏兵於戚城
李存審屯德勝先以騎兵誘之僞示羸怯梁兵競進晉王嚴中
軍以待之梁兵至晉王以鐵騎三千奮擊梁兵大敗思遠走趣
楊村士卒爲晉兵所殺傷及自相蹈藉墜河陷冰失亡二萬餘
人晉王以李嗣源爲蕃漢內外馬步副總管同平章事

戚城在
開州北

七

初義武節度使王處直有假子曰郁處直愛都使典

新軍郁無寵奔晉晉王之討文禮也處直恐鎮亡而定孤諫不聽乃潛遣人語郁使召契丹以解鎮州之圍時郁爲晉新州刺史瀕北邊也郁素嫉都冒繼其宗乃邀處直求爲嗣處直許之軍府之人皆不欲召契丹都亦慮郁奪其處乃陰與書吏和昭訓謀劫處直會處直與張文禮宴於城東暮歸都以新軍數百伏於府第大譟劫之曰將士不欲以城召契丹請令公歸西第乃并其妻妾幽之西第盡殺處直子孫在中山及將佐之爲處直腹心者都自爲畱後具以狀白晉王晉王因以都代處直十一月晉王使李存審李嗣源守德勝自將兵攻鎮州張處瑾遣其弟處琪募僚齊儉謝罪請服晉王不許盡銳攻之旬日不克胡氏曰晉王但知野戰決勝負處瑾使韓正時將千騎突圍出於呼吸之間未期攻城之難也處直瑾使韓正時將千騎突圍出趣定州欲求救於處直晉兵追至行唐斬之契丹主旣許盧文

進出兵王郁又說之曰鎮州美女如雲金帛如山天皇王速往則皆已物也不然爲晉王所有矣契丹主以爲然悉發所有之眾而南逃律后諫曰吾有西樓羊馬之富其樂不可勝窮也何必勞師遠出以乘危徼利乎吾聞晉王用兵天下莫敵脫有危敗悔之何及契丹主不聽十二月辛未攻幽州李紹宏嬰城自守契丹長驅而南圍涿州旬日拔之擒刺史李嗣弼進攻定州王都告急於晉晉王自鎮州將親軍五千救之遣神武都指揮使王思同將兵戍狼山之南以拒之

按新州今宣化府保安州
宴於城東注言文禮之使

者也中山定州也狼山注
云在定州西北二百里

二年春正月晉王至新城南候騎白契丹前鋒宿新樂涉沙河而南將士皆失色士卒有亡去者主將斬之不能止諸將皆曰虜傾國而來吾眾寡不敵又聞梁寇內侵宜且還師魏州以

救根本或請釋鎮州之圍西入井陘避之晉王猶豫未決郭崇
韜曰契丹爲王郁所誘本利貨財而來非能救鎮州之急難也
王新破梁兵威振華夏契丹聞王至心沮氣索苟挫其前鋒遁
走必矣李嗣昭自潞州至亦曰今疆敵在前吾有進無退不可
輕動以搖人心晉王曰帝王之興自有天命契丹其如我何吾
以數萬之眾平定山東今遇此小虜而避之何面目以臨四海
乃自帥鐵騎五千先進至新城北半山桑林契丹萬餘騎見之
驚走晉王分軍爲二逐之行數十里獲契丹主之子時沙河橋
狹冰薄契丹陷溺死者甚眾是夕晉王宿新樂契丹主車帳在
定州城下敗兵至契丹舉眾退保望都晉王至定州王都迎謁
於馬前請以愛女妻王子繼岌戊戌晉王引兵趣望都契丹逆
戰晉王以親軍千騎先進遇奚酋禿飯五千騎爲其所圍晉王

力戰出入數四自午至申不解李嗣昭聞之引三百騎橫擊之
虜退王乃得出因縱兵奮擊契丹大敗遂北至易州會大雪彌
旬平地數尺契丹人馬無食死者相屬於道契丹主舉手指天
謂盧文進曰天未令我至此乃北歸晉王引兵躡之隨其行止
見其野宿之所布藁於地回環方正皆如編剪雖去無一枝亂
者歎曰虜用法嚴乃能如是中國所不及也晉王至幽州使二
百騎躡契丹之後曰虜出境卽還騎恃勇追擊之悉爲所擒惟
兩騎自他道走免胡氏曰進軍易退軍難退而能整契丹主責
王郁縈之以歸自是不聽其謀晉代州刺史李嗣肱將兵定嬀
儒武等州授山北都團練使按新城在無極縣西定州東南新
水也自山西繁時縣流入逕阜平曲陽新樂定州之南東
至祁州合滋河嬀今懷來縣儒今延慶州武今宣化府
晉王之北攻鎮州也李存審謂李嗣源曰梁人聞我在南兵少

不攻德勝必襲魏州吾二人聚於此何爲不若分軍備之遂分
軍屯涇州戴思遠果悉楊村之眾趣魏州嗣源引兵先之軍於
狄公祠下遣人告魏州使爲之備思遠至魏店嗣源遣其將石
萬全將騎兵挑戰思遠知有備乃西度恒水拔成安大掠而還
又將兵五萬攻德勝北城重塹複壘斷其出入晝夜急攻之李
存審悉力拒守晉王聞德勝勢危二月自幽州赴之五日至魏
州思遠聞之燒營遁還楊村

涇州注云時治頓邱按
今清豐縣也在魏州南

晉天平節度使閻寶築壘以圍鎮州決呼沱水環之內外斷絕
城中食盡丙午遣五百餘人出求食寶縱其出欲伏兵取之其
人遂攻長圍寶輕之不爲備俄數千人繼至諸軍未集鎮人遂
壞長圍而出縱火攻寶營寶不能拒退保趙州鎮人悉毀晉之
營壘取其芻粟數日不盡晉王聞之以昭義節度使李嗣昭爲

北面招討使以代寶夏四月張處瑾遣兵千人迎糧於九門李嗣昭設伏於故營邀擊之殺獲殆盡餘五人匿於塙墟間嗣昭環馬而射之鎮兵發矢中其腦胡氏曰孫策之中賴韓賢之勸重而還一夫之技以喪身善將者不如是也嗣昭箠中矢盡拔矢於腦以射之一發而殪會日暮還營創流血不止是夕卒晉王聞之不御酒肉者累日嗣昭遺命悉以澤潞兵授判官任圜使督諸軍攻鎮州號令如一鎮人不知嗣昭之死晉王以天雄馬步都指揮使振武節度使李存進爲北面招討使命嗣昭諸子護喪歸葬晉陽其子繼能不受命帥父牙兵數千自行營擁喪歸潞州五月乙酉晉李存進至鎮州營于東垣渡夾河沱水爲壘九月戊寅朔張處瑾使其弟處球乘李存進無備將兵七千人奄至東垣渡時晉之騎兵亦向鎮州城兩不相遇鎮兵及存進營門存進狼狽

引十餘人鬪于橋上鎮兵退晉騎兵斷其後夾擊之鎮兵殆盡

存進亦戰沒

胡氏曰當是時晉兵彊天下鎮號為怯晉王杖順討逆宜一鼓而下也鎮人忘王氏百年煦養之恩

而為張文禮

父子爭一且之命史建瑨殞斃於前閭賈敗退於

後李嗣昭

李存進相繼與尸而歸四者皆晉之驍將也然則

鎮勇而晉怯

耶非也鎮人負弑君之罪知城破之日必駢首而

就戮故盡死

一力以抗晉晉以常勝之兵而臨必死之眾雖兵

精將勇至於

喪身而不能克是以古之晉王以蕃漢馬步總管

伐罪散其枝

黨罪止元惡者誠慮此也

李存審為北面招討使鎮州食竭力盡處瑾遣使詣行臺請降

未報存審兵至城下丙午夜城中將李再豐為內應密投縋以

納晉兵比明畢登執處瑾兄弟家人及其黨高濛李翥齊儉送

行臺趙人皆請而食之襍張文禮尸於市

九門在藁城縣西北東垣渡與定漳沱水

也渡

晉王以魏博觀察判官晉陽張憲兼鎮冀觀察判官權鎮州軍

府事魏州稅多逋負晉王以讓司錄濟陰趙季良季良曰殿下

何時當平河南王怒曰汝職在督稅職之不修何敢預我軍事
季良對曰殿下方謀攻取而不愛百姓一旦百姓離心恐河北
亦非殿下之有況河南乎王悅謝之自是重之每預謀議